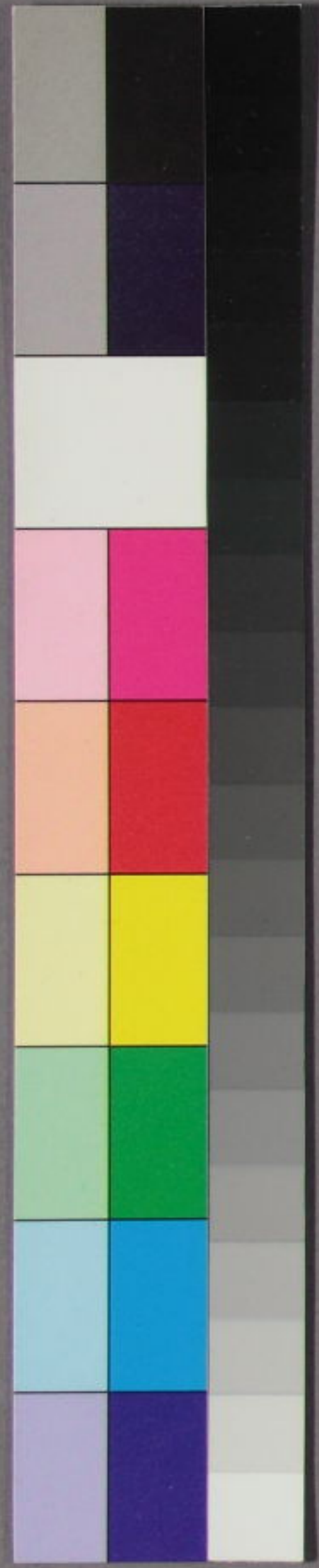


隨書雜識

五

共十

4065
5



門 4065
卷 10-5

文庵雜識卷之五



李廷事

皇壇從享收議事

徐志修事

李廷烈事

黃景源事

沈一鎮事

昌德宮臨幸事

尹煥事

新錄事

嚴弘福趙載浩事

翰園事

朴文興李載顯事

新定節目

蓮說承史蔡濟恭俞彦鎬事

持平申益彬所懷

金尚魯付處事

進士 謁聖事

李瀟賞職事

正言尹冕東疏

執義任希教疏

疏決事

大司諫李基敬啓

獻納李興宗啓

趙載浩獄事

趙來鎮維鎮事

金相肅俞漢吉事

曹命來事

正言柳善養啓

正言朴相老所啓

掌令金養心所啓

俞兒事

掌令李鎮恒啓

韓光肇事

尹著東事

趙榮進沈勗之彈章

金致龜事

李養源駁章

東宮定跡事

諸臣放免事

執義朴致隆疏

正言權極疏

鄭昌聖啓

左議政洪鳳漢袖劄

尹九淵事

李命肅事

徐有元事

柳匡國事

正言洪景顏疏

沈一鎮事

勤政殿受賀事

正言金載祿啓

正言李迪輔疏

趙暎趙明鼎事

宋明欽入侍事

李養源曹命米事

宋明欽還鄉事

進善洪啓能疏

大學捲堂事

前執義金亮行疏

鄭汝稷事

司書沈晶之疏

趙甲彬李匡師事

鄭昌聖事

曹命采事

李邦一馬事

酒禁弛一律事

福平君裡事

沈一鎮事

徐秉德洪準海事

姜世胤給牒事

宋宅休事

呈券定式

思悼練時下教事

犯釀人事

尹汲事

臺啓事

副應教洪述海疏

大小科面試事

濟州諸賊親鞫事

李顯弼事

趙載敏事

金時榮黃景源事

趙甲彬事

任希教事

尹光纘事

定宗統事

首髻復舊事

月課文臣事

金應淳事

徐命膺事

使臣乘輜事

長淵亂民事

朴文純事

太丁達文獄

金履復事

尹汲罷職事

文庵雜識卷之五

李滄事 辛巳九月

李滄者韓山人其父玄錫當 肅廟己巳時為館掌議與成
 揆憲等上疏是日吳公斗寅等三人疏入親鞠政院不納其
 疏而退至是滄因陵幸上言述其狀請褒贈之典而其言有
 坤位傾覆三臣慘被酷刑等語又曰其先祖當光海癸丑上
 疏立節其祖引此而勉其父令上疏也承旨李心源持諸上
 言入侍 九月讀滄之上言至傾覆慘刑文廢而不讀曰語及
 先朝臣不忍讀也 上初命削滄儒籍以罰之心源力爭之
 上乃命金吾刑曹堂上大臣入侍雜議

左相洪鳳漢判金吾
 李益炆同知洪麟漢



沈鏞判李益以語犯先朝又有比况昏朝之意命親鞫遂
拿漣至九月九日令以大不敬納招漣不肯累刑而死其上言製
給人宋普明以大不敬處斬招辭連人童子朴慎源拿入以
漣為逆放送衣資食物題給李心源升嘉善拜同義禁尋遷
都承旨出謝因駕詣真殿告漣事

徐志修事

九月八日朝講入侍願事左相洪知事吏判徐志修同經選
汝稷王堂洪趾海嚴璘注書
李惠祚兼史李胤恒韓澹講中庸志修論中字之義以為
漣之事非逆親鞫過矣 上命罷職既而傳曰漣之上言可
謂大不敬而恐或過中猶令雜議意雖審慎伊浚思之不覺

悚然既有何顏以拜之教則職在重臣何心曰過乎以此推之漣
則無心而犯志修即有心無嚴不可罷職而心忠收付處明日鞫
漣傳曰徐志修非逆之說無嚴莫甚今者普命以製給上言之人
來探闕下詰問之言敢以非逆二字供於帳殿噫大不敬非逆而
何今者二字徐志修唱之不可付處而心大靜縣圍籬安置

黃景源事

黃景源漣之妻姪也漣之雜議時以刑曹叅判隨大臣入侍
大司成趙 謂曰漣之上言其見之乎宜對以直也曰不
見矣及入侍言漣之以上言來見已止之而不聽也不言其
見上言也及漣之鞫也 上問漣以其事對以景源果見之

而改數處矣又曰納其家狀而請墓文矣於是命景源入景源震怖不能言但願萬死無惜請遲晚上曰雖然宜詳告也仍問之對曰其家狀果倏見之而上言亦倏見之矣亦有改處矣光海癸丑云前輩文集亦多有之矣問改何句語乎曰睦林一南九萬事矣何為改之曰事涉偏論故耳其家狀出付刑曹使納金吾矣上曰汝於此何其倏爾之多也汝以乃叔之故累歷名宦致位至此何敢爾乎吾非無杖以榜汝特以累經近侍止之耳於是傳曰澁之上言黃景源雖或聞之必不見也其若見也咫尺筵席何不奏也今覽澁供亦不泛然覽渠之招非徒覽上言其抹去碍眼之人名莫重字

句尋常看過已無臣分所謂家狀句語尤為無狀循例捧置亦不自首帳殿親問語涉模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普命既已刑推則渠焉敢獨違而其忍意在其上言非渠搆草則亦宜叅酌其在滑朝廷謝縉紳之道不可不嚴懲况營救者既已荐棘則泛泛看過亦宜尋常處之黃景源巨濟府勿限年荐棘永刊仕版司諫柳思欽持平金相翊以不請加罪景源教以媿嬰不言並六鎮定配李東恭瑜島定配又傳曰今蕃事非當世也至大不敬者而首件三字於昔年為人臣子者不敢騰諸章奏况今日而至於癸丑二字人臣之所敬此者而騰諸上言而有此二字非大不敬而何徐志修官

至冢宰人亦若何而乃敢若此末世以名自任者必也以志
修為師義理為弁髦身為宰臣叵測之說曰有文集登諸二
字其敢泛看即聞黃景源有文名此人若此世之小文得名
若或信然其流之弊將至於洪水猛獸噫金時繁劄中不致
慰其猶嚴處况此乎關係非細荐棘罪人徐志修黃景源倍
道押送又傳曰往日之事有二人其中一人徐志葵雖無嚴
無關於本事椿棘之外更無加律不必論矣黃景源身為宰臣
藏置其文指揮上言王章宣可獨施於寒微之人况墨抹二
人之名於不敬文字視若尋常 親閱之時不為直招及其
末供語涉巧換當問不問雖為酌處執法之臣不宜爭也而

視若例事亦何嘿、莫曰監試雖難詰臺陳章有例撤試之後
或為違牌或為若暗尚此寥寥關係倫矣今番處分之後諸
臺並削出現告大司憲鄭光忠掌令鄭運維蔡緯夏執義鄭
光漢持平李世演李晉圭大司諫韓忠直司諫鄭恒岭正言
權穎金尚集獻納張浚九月十九日 是年十一月 柳忠
欽三人放謫鄭光等亦給帖云、

昌德宮臨幸事

九月二十一日承旨李顯重入侍命納政院五月日記覽徐
命膺尹在謙言事書日記持入命尋始諫言事書得徐尹
兩書顯重辭不敢讀因曰此事羣下
不敢上聞理所然也所
以今始發耳上然之傳曰明朝當拜殿宮昌德時刻以辰
正三刻傳曰莫重君命不遵言事書掩其時承旨李廷詰

宋瑩中並削職不叙身為春坊官公然入直其時春坊官並
削職現告柳息欽鄭昌聖嚴璘傳曰明日下闕大僕殿座排設布帳分付
傳曰內官徐恭恒吳允恒並拿處囚南間傳曰噫今日之事
忍喻我父不能訓吁嗟今日之廷臣元良雖有過舉孰養于
予此大臣諸臣一也今日之事往牒所未聞其在戒元良之
道終難其嘿左議洪特免相以不能直輔故傳曰今番元良過舉事
由闕翌掖隸之造成中官吳允恒徐恭恒巨濟府勿限年定
配朴文興金右章敢請造家之暇貽累元良登於臺章並令
該府嚴刑一次勿限年定配別監等勿論隨送與否令刑曹
嚴刑一次後海島分配今聞中官柳仁植其涉殘忍令該廳

恤典舉行政院達曰左議故洪奉大朝下教未詣請對矣令
曰八對傳曰其君之漠然不聞知事勢固然諸臣之煎熬含
嘿其勢亦然而其中猶有抗章陳元良者其雖嘉尚惜乎一
章中挾雜尹書所論事噫命大臣諭元良命法駕謝真殿處分既
嚴自此以後庶可以樹國綱懲一世事已了當京外諸臣不
能諫止者其何以此斯捱乎此等之章故院切勿呼望傳曰
大司諫尹東暹都承旨除授叅議李秀得行副司直俞彥民
李翼元李光灑承旨除授傳曰右叅贊金相福內局提調除
授其令隨駕傳曰四月初二日至二十二日此闕坐直承旨
並削職沈瑛俞彥民俞漢蕭李秀得鄭存謙李心源金尚重李承暉傳曰宣仁門當殿座

朴文興上于門外傳曰問元良朴文興所為節：無狀事當
集示以謝國人而軍法外集示已有禁令坐於宣仁門下教
捧結案後亟正邦刑以謝中外傳曰今番下教關係宗國既
命嚴刑坐帳殿目覩三十度皮楚不謂凌不若此而該堂亦
顧瞻閣翌乎金吾諸堂並罷職李益延李景祐洪構漢朝者發配留滯
門外極涉可駭披屬等發配者當駭羅將令駭曹嚴刑一次傳曰朴
文興罪闕霄壤其宜亟正邦刑以謝中外而非為渠也意蓋
深矣既捧結案特為恭酌既施嚴刑二次黑山島即為押配
還宮時傳曰李仁培左贊讀除授李敬王弼善除授即為牌
招二十三日右相鄭暲良辭免上書自其答曰云：余之前

事忠之悚慄言之愧怍 聖上既已洞燭又有特教此正小

子自新之日云：二十四日傳曰傳相免相則况其時賓客

乎並削職徐命彬李益輔徐志修溫陽隨行官官並削職李基德李壽鳳李世演李

鎮衡傳曰文興幾傾宗國君雖恭酌臺臣所當爭執而其尚

寥、獻納洪趾海康津縣正言尹冕東機張授昇十一月當

日押付以承言色下令曰焦違罔措之中云：自一昨昨日減

膳事下令于政院大司諫朴師訥牌不進傳曰朝辭臣子宜

如是乎其涉放恣更為牌招傳曰其時提調問候於何處於

中官為之乎與其時承旨一體捧徽音李益輔鄭弘正言趙

榮兩掌令趙重明持平李恒祚在外旌義縣依傳教授昇此

分^{昇仍}揀二十五日藥房請對令曰方在待罪中只都提調入對
傳曰此何景象大司諫朴師訥無端違招不可使聞於隣國
鍾城府投昇獻納朴致隆削職二十六日藥房達曰連日露
坐堂庭寢饑諸節云々令曰當此焦遑之時何敢許診退去
判府事洪鳳漢永城尉昌城尉以犯用紋緞皆罷職二十七
日洪又拜左相戶判尹東度拜右相洪出城外升領相遣承
旨傳諭正言郭鎮鈿掌令趙台命以謝恩而不詣臺削職吏
判李鼎輔出謝行政承旨洪準海書啓領相入城洪因出謝
二十九日藥房請診令曰當此之時何可許診退去又以復
膳事大臣率二品以上未對令曰焦惶待罪之中何顏見之

不許三請乃見明日令曰待罪之中供上勿令封進大臣諸
宰力請不敢復膳以減膳例舉行十月初三日政院啓曰左
議政鄭暉良未到城外自箕營來以負罪至重今方待命云矣手
書教曰知卿在外卿何若此與元輔已有酬酌知卿心即為諧
入傳曰此非文字往來者卿心已燭今欲面諭欲伸卿心即
為入來謝恩左議政鄭暉良傳曰左相引嫌予燭無餘其雖
過矣於西藩則此何登聞者而大拜之後領相既以免相則
欲為同去就得大臣之體特為免相用副苦志初八日傳曰
元良一番進見後予解辭結之心元良亦無自阻之意明日
為之初九日王世子詣慶熙宮因還宮傳曰元良既進見常參

次對胄筮依例為之事分付備局侍講院

新錄事

十月初庭試唱榜洪樂仁直赴傳曰登科前司果付錄者例
升而大臣不奏故尚未舉行其令該曹洪樂仁升六明日傳
曰此時人才沉滯可惜况柘府薇垣其父首奏則雖除曾無
行公之人則大臣子為臺諫則都堂錄亦無掣肘之端而若行
則必為漏矣王署之人未有甚於今日李徽中副校理洪樂
仁副修撰除授洪大臣子也十月十七日領右相洪鳳漢尹
東度左右叅贊李昌誼韓翼謨吏判李鼎輔史議 等會
都堂五點鄭履煥四點徐有良洪億金和澤李亨達朴師海

李仁培朴志源南玄老洪秀輔李宅鎮金致讓尹勉憲李在
協李得培洪樂純洪述海凡十七人其餘金普淳黃幹尹得
孟金相翊金載慎尹一復李昌任鄭昌聖叅本館錄而今拔
去五月副學趙抄入堂錄時金相翊尹得孟以
被謫拔是冬解謫特教除授李徽中先錄特除於是命促
新館人出仕又傳曰當初特除意蓋深矣今聞大臣所奏其
心歎服洪樂仁許述洪樂純洪述海兩人以嫌隙不出同仕
命禁推仍牌招兩人出仕命兩人和解述海謝前彈之過遂
並直一署

翰園事

十月二日命行翰園五日傳曰今番召試科次時自外者謂

肯善作八抄而就下等者也國子分館落書者校書分館以懲欲免之習
七日傳曰翰薦為翰園即予苦心兼春秋尹師國翰林姜趾
煥以意見參差今方陳書云若此其將復為都堂園故皆令
人入侍問之則新榜中武弁祖與父者二人李亨元祖載恒鄭煥敵父汝稷
故以鄭煥敵特圈之意而即因兼春秋之固執欲取一人以
至于此云既圈則一與二即百步五十步之間申飭之時何
敢若此昔年有以文武懸隔為亡國之教尹師國危坡地權
管差下倍道赴任是日圈成取李致中俞彥鎬具廩林得躋
李崇祐鄭擇尹承烈李長老李亨元李澤遂李益煥等十九
人俞彥鎬李益煥以新恩入侍時奏語不善有黨意故初命拔之勿圈後數日以方長不折為教令圈之二十

二日夜親臨召試初圈成後檢閱姜趾煥以具廩有瑕累其
癸酉錄見引咎辭職曰有瑕累者亦忝圈根雜極矣於是諸人
皆不入試有嚴教乃入 御題見龍在田賦鄭擇為壯即付
檢閱以年六十即出六品是日領相洪鳳漢奏言翰林除薦
為園所以重史局惜人才今召試一不中便以他歧出六適
中其願自今召試見屈者新圈時更圈必令三赴召試見屈
然後出六右相尹東度吏判李鼎輔知春秋南恭齊戶判金
相福同春秋徐命臣王堂徐有良洪億皆如大臣議上許之

新定節目

辛巳十一月十七日藥房分提調都提調入對東官時都提

調洪鳳漢所達条目一入侍罷後下教及進臣所達可聞者退出後承旨注書等官錄事以草書出送春坊而無過其日一傳教若下則在院承旨即為書報於春坊一凡入啓諫劄批下後自政院騰報於春坊其中緊委者下批前大旨先為抄報一上旬三對備局稟處狀啓下旬三對時大臣及諸臣及各持奏一次對及無時入侍諸臣所奏舉條啓下後自政院一僅草書以報於春坊一藥房入侍時所進湯劑傳教在院承旨先為錄報醫官診候所奏及進話中可聞者診進退出後入侍承旨史官退後錄出以報一各司入啓草記及單子各其司依小報例定下吏以簿紙草書納後自

政院因便入之一金吾秋曹罪囚處之後文案大旨及判付各自其司依小報例以簿紙草書納于政院自政院因便入之一凡入侍無論備局藥房講進召對及無時入侍承旨史官與諸臣座自自政院草書以入

持平申並彬所懷

壬午二月

二月十一日大臣備堂入侍時持平申並彬所懷近日酒禁解弛月前譯官革齊會首譯家酒肉狼藉京兆聞之推問則箇直招而不即移送秋曹經宿之後無端放釋聽聞駭惑當該堂上罷職不叙即廳拿問嚴處會飲人依律科罪上曰聞極寒心依為之又言上年安國洞聖后私第親臨時

黃海監司趙榮進忽指某房曰昔年寢室也增行其說丁寧
告達至有御製懸板之舉本家子孫謂其誤奏不為泛實
更陳而仍為掩覆之計強其不知率口臆對物議笑罵請懸
板移揭于當揭之所榮進虛妄之罪不可不懲罷職不叙
上曰依為之令故院詳問閔百吞後更稟懸板又言前兵判
具善行為訓將時本營錢數千餘兩去處不明為兵判曹錢
五千餘兩木累十餘同亦無去處至備局自擬來該吏查問
之舉大臣方入侍下詢則可以仰陳而善行則拿問處之
上曰依為之又言禮判清顯之職尤不可人濫授前冬節
使之行禮判南恭者付送六七馬匹於其弟行中遍乞西路

各邑醜聲狼藉亟宜改正 上曰令故院緘問又言兵曹軍
色即即出納財貨之任而正即洪相直濫費公貨至被大臣
之嗔責宜削職也 上曰依為之明日傳曰體重當親問閔
百吞付軍職入侍又曰判義禁李益烜刑判李之櫛泰判李
奎米持供辭及緘荅入侍具善行供辭遲晚判付曰今觀供
辭皆有用處亦皆報償此亦浮囂所致分揀放送刑曹啓目
南恭者緘辭遲晚判付云甚矣浮囂一駄為二駄弟送為兄
借然身為宰列招此不廉之譏罷職不叙漢城府堂上罷職
現告右尹沈鋪即廳主簿鄭立煥閔百吞入侍言趙及臣家所聞
各異無恠也於是移揭文板於本房初持平李鎮恒上書論

趙事辛巳至是臺啓復發趙乃解職啟京上書自陳激懇諸
閔尋除大諫恭者使還上書曰前後使行刷出一家人馬運
致乾糧雜物及其回還各邑例贈路需之無甚關係行資者
順便分饋自是通規臣果帶去兄家一匹馬自黃州付送若
干餼品不過如此例批

進士 謁聖事

壬午三月監試會試李觀祚朴垂問皆鄉人也為兩場壯元
下教以近歲改法之後視壯元若榜末事極寒心命兩壯元
率榜謝恩及謁聖也李昌壽子秉鼎及尹尚通子 具宅
奎子允柳健五者八伴諸生欲塞其謁聖而不敢為首李德

海從弟善山人升海發論塞之諸生莫應升海遂起往出於

是諸生乃延坐於是秉鼎等乃退出諸生謁聖而退李昌壽

儒生父鞠時唱論具宅奎事見壬申朴道源
疏尹尚通延之姪柳健五未知何人也

皇壇從享收議事

壬午三月六日親祀大報壇欲以皇朝名臣配享三皇玉堂
李瀾李徽中金應淳金相翊皆贊承之遂命收議在外儒臣
大臣皆不明凌請博詢處之右相尹東度以為恐聞於胡中
而生事領相洪鳳漢以為當初設壇乃用祭天之禮今配以
諸臣乃宗廟之禮前後意義不相蒙然設壇既出義起則配
享亦從義起無害也是月十九日 上御門召二品以上堂

上堂下詢問當否諸臣議不一而其言可者多云

李廷烈事

四月四日大臣備堂入侍時持平李廷烈所懷近日之弊所謂時樣為害最甚朝臣或有銳意國事者多日持被則以疲軟善入直譏之一二做事則或以能舉職譏之如是而誰能做事乎且頃日御題以抑採競三字親試文臣而抑採競亦有其道若採競者不得不採競者得之則其誰敢採競苟為不然則雖日下絲綸徒改文具而已此則係於殿下用人之如何進其剛方退其諛佞則好矣上曰所奏模糊暗昧矣副校理尹潄孟曰所懷模糊不明大失臺禮罷職何如

上曰所奏雖得體欲召入復問勿罷可也是日傳曰憲臣所奏二件事語涉模糊頗有餘意故儒臣請罷其雖得體特命勿罷其更召之既稱諛佞人又曰諛佞習若有此等入此等習此亦止國之屯也頃年語涉模糊有緘問之事咫尺前席不可暗昧故問其佞習一刻之間前後矛盾在朝之人或稱剛方或初似直此而近飾諂也持平李廷烈刊名仕版五日傳曰幾十年調劑莫曰乙亥帖然頃者金時祭之劇可見其心此則其猶吐心予見其影者多其欲生釁者莫知其幾其由何哉其不自省或曰我亦地醜德齊何後於彼而彼先我後此宰執銓官之採縱也與訛造謗無所不甚至於以引進

同類排斥異已譏斥之李廷烈之所懷已露矣心常拂鬱之輩暗室挑廷烈而作此舉措為人暗劣故及其更召一反前辭或稱舉朝剛方義經小人暮年偶見况渠以璿派不思體龍灣之御製作此恠舉亦何足惜而既諭其父以此律加於其子非王政之所宜其寢刊名之律亟施永不叙用之典

沈一鎮事

四月二十一日傳曰今覽沈一鎮供辭一鎮之心豈不若此不覺感動此非為一鎮父子也所重在馬雖無前例在造令之位不為處分更待何時且曾有此例者非特頃日下教中人也頃年故判書李晚成妻當直上言其處分朝臣猶然

况莫重外裔乎雖守經之議為莫重處分之後更何敢容議於其間一鎮隨本生父而奉祀青平人倫團圓予既非為一鎮則於一鎮之道隨父後而奉祀於貴主何謂隨父今繼後者重殷也重殷既奉祀其子何敢辭於其後其在國體更無他例此供辭勿施一鎮放送禮科舉行是時領相洪鳳漢奏以一鎮生父重殷猶後於青平一鎮所後父師淳移作附位一鎮還為重殷之子以奉青平祀上詢羣臣莫有應者命皆退出獨領相及禮判申晦留待定議於是乃一鎮擊錚訴冤命判義禁李昂輔同義禁洪樂性聞聖受一鎮供辭入侍以奏乃下此教

尹煥事

壬午四月

水原府使李重祐因官事上京前直長尹煜運喪行相遇其弟尹煥隨喪行重祐使人辟止煥不下馬重祐送捕其奴煥

不肯送仍打官人重祐怒傳令官中令畫捉一行人拘囚且令店人禁不得為食煥乃上京屬煜妻呈訴監營路遇持平任觀周訴之觀周乃上書劾重祐領相洪鳳漢入奏其事命秋曹其時護喪人嚴問口招以奏刑判李之億入侍傳曰今見供辭服人不下馬非矣推奴其亦官體因此起憤挺官人尤非矣因此尹煥挺身上來欲洩其憤翌日過振威而謂以五六日無一被打之事而譎張孟浪之說恐動婦人訴圻管而不荅過訴臺臣有此陳書之舉婦人為其夫作此舉亦偏隘之例性而尹煥不下馬不隨其行先為上京舉措閃倏尹煥令秋曹勿為徵贖凌杖一百李重祐推考煥故尹學士之

後孫也時議以儒生而受杖以為不可洪聞之欲奏而免之禮判申晦止之遂不果聞也

嚴弘福趙載浩事

閏五月昌德官入侍時左相洪鳳漢啓曰聞應教李瀕言有庶孽嚴弘福者春間相遇路次云往春川見載浩有酬酌說話云此等之類宜嚴死命拿來十七日親鞠趙載浩待命遣史官傳諭勿待命弘福刑二次承服死斬弘福結案矣身以浮誕之人為世指目四月間逢着於人為不緊酬酌因此做出無狀因測之言欲亂於世萬死無惜傳曰趙判府事久在鄉郊么麼一庶致言慙慙左右三絃弘福招云趙自春川送渠果往見則烹狗漿列三絃有邑妓及三數客云李瀕親交此等巧惡之輩不能緘

嘿耳雖聞口何言哉趙載浩削職李瀕亦削職兩司合啓請
載浩遠安置依允又啓正言任希孝立異不叅合啓請削
職十九日慶熙宮朝參時兩司合啓掌令趙台命持平沈勗
之鄭彥暹獻綱朴再燧
正言姜
趾燮等請載浩極邊旃棘依啓二十六日三司合啓載浩父
子叔侄俱致三事國恩罔極而向於三年之內年不伸奔
慰之禮七八年內偃息鄉廬招納妖孽醞釀禍機至於殺活
廷紳之謀預焉揣摩弘福之傳說縱露無餘請命王府拿鞫
得情府啓三司此請乃一國公論而新除諸人或稱在外或
違牌或游辭規避請大憲金器大執義李正吾司諫呂應善
掌令李運海正言李蕃廷修撰金魯鎮並削出依啓傳曰三

司所請可謂辭嚴義直其何靳持但頃年有下教載於續典
該房承旨取考續典以奏續典云議政犯
逆外不得鞫問傳曰今聞考典所
奏違法之啓非予所答三司一併罷職二十七日三司合啓
續典所載即指見帶職名尋常罪過而言也載浩窮凶情節
有甚於跋扈彰迹者請拿鞫又啓請寢三司罷職之命又啓
新除執義李基德掌令朴海潤持平姜必優元啓英正言洪
亮漢修撰趙或稱在外或違牌不叅并削職傳曰合辭之
不遵金石之典且趙不過作狂態倡狂言與陰謀不軌有異
又三司違牌一併非斥心雖公正事面太過今日三司諸臣
併削職二十九日三司合啓大憲李
奎米等請載浩依律處斬府啓

執義沈益聖掌令李之晦持平鄭昌慎正言李重海或托在外或違牌不叅並劾職荅曰違法之請雖不賜批批理之啓其何斬允今啓辭嚴義直予用嘉之但弘祐旣已正法趙雖狂恠以豐陵向國之誠豈不寬其律於其子乎不允府啓依允自此合啓連不允

朴文興李載顯事

壬午六月二日

府啓正法罪人文興犯罪代作批荅之罪以日昨下教言之實巨萬古所無之變不可誅止其身請施孥籍之典文興之罪旣露其時詣臺之官方其聽聞驚惶中外焦遑之中孰不聞知而身爲法泛抑獨何心揚：入闕恣意論人依例避嫌有若平

常無事之時前持平李載顯遠竄

不言臺臣進說承旨

大臣金尚魯羅職傳教

六月六日傳曰今當復故欲飭

徃事其豈一二而雖皆勿問若不言其中最甚者則孤雛廢兒正法之類其能服乎代理儲君而顧瞻依違釀成殺百人之舉此則非徒不匡墨刑而已政院詳考崇文堂入侍日記其時臺臣一併遠竄雖曰代理承旨非却吏則其父欲見下闕次對日記而承風扶去其敢欺者予之進說日：呈納甚至於李顯重而極以此為罪人孰免也此亦予勿問者最初不爲捫理而自欲諂書納以開無限之弊當該承旨刊名仕版噫王法無私宜先大官予亦有酌酌者其若不論宜曰自

剛莫曰其後無敦勉遭萬古所無之事即帶職名其何遊巡城外觀望而去乎此予所謂不若狂恠之載浩也領府事金尚魯罷職是金初以不能輔導東官免相建居果川至

遼說承史蔡濟恭俞彥鎬事

六月二日 下教曰昨年十一月望後最初呈納承旨自現初七日傳曰中官之最初承風騰納遼說者今內侍府嚴查刊名又傳曰承旨雖舉行遼說在於注書草冊其若騰書非注書而何事當拿鞫嚴問而適值今日其時注書在外趙錫穆外俞彥鎬李益煥招致待漏廳緘辭以奏於是政院以其時都承旨蔡濟恭捧現告俞彥鎬李益煥各緘答以為蔡濟

恭令書納草遼也俞供云昨十一月十九日注書趙錫穆與蔡濟恭八侍二十日臣與濟恭八侍退

出濟恭使之依昨日例遼說出草以示蓋十九日最初八侍已有騰之例故也臣果騰示其後八侍他承旨李翼元亦使

騰出遼說以示也李供云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臣與蔡濟恭八侍二十三日又八侍濟恭依前例遼草書納故果為書

示於是左相洪入侍言曰臣於承旨現告事有可達者日昨下教以甚至於李顯重而極矣云則聖意蓋欲查出顯重則開弊之人也政院以顯重事疑明後蔡濟恭捧現告誠甚無謂十一月望間入對時以遼說事有下令因而謂之最初者尤不成說顯重事在九月其前固多騰送之人當從九月以前而捧現告矣如難查發則顯重雖非首犯猶可當之十一月蔡濟恭謂之最初終似如何矣 上曰領相之意何如申

晚曰左相之所云是矣 上曰非卿所奏大誤其事李顯重
事在九月蔡濟恭事在十一月而精神索漠倒計胡數最初
謂以極伊後謂以最初今乃覺顯重非極矣即始作俑者既
有其人伊後謂以最初先後倒置李顯重雖施他律正可謂
最初未刊之律為顯重準備以此律施行蔡濟恭拿問下教
及周雖然謬例雖難脫俗再次令謄非恒日所望於此人罷
職不叙六月七日分撥進說謄納始於辛巳十一月定式蔡始為之蔡將擬實自下事于大臣有此奏而改惡於李也

金尚魯付處事

六月七日正言申益彬所懷國忌齊日故不以啓臣即伏見今日傳旨

最初開獎之人只施刊名仕版之典臣欽仰聖上包容之德
而徵厲之道宜先大臣前領府事金尚魯貪饗不法眾口喧
傳至於周遮壅蔽之罪在所難免以今番十五日頒教時言
之逡巡門外亦無一劄仍即還鄉臣分飭矣三司不備故雖
未更請而臣竊慨焉 上曰臺臣慷慨以陳意雖尚矣宜可
以一臺臣所懷改所處分乎初九日三司所懷大諫申前領
府事金尚魯受聖上倚毗之眷累年相國少無補效孤負恩
眷極矣日前僚臺所懷不法等語此其餘事今番大失國體
自上雖加譴責宜無加請之律中道付處斷不可已 上曰
十三日後其屬風俗宜先此人職在其師且魚元輔初直末

軟釀成今日予則曰此人頃於諫臣浚嘉激切且於今日又見公議依啓遂付處清州未幾放還又未幾許令致仕

李澣賞職事

六月七日

傳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正謂李澣也其時臺閣所不能辦者澣能為之蓋寬饒自到北闕今澣自劾延英門外其雖生矣無愧古人今當初改生蓋寬饒不示嘉尚何屬末世特除僉中知樞府事又傳曰已卯李澣自劾時行公不言臺臣一併遠竄於是當竄者近百人傳曰四年臺臣并竄過矣已卯八月念後行公人特竄於是以姜必履一人現告命削職勿配獻納朴致隆言曰李澣抱書親呈見却喉院拔刀自

刺而終不上聞近於壅蔽其時在院承旨請罷職上曰不可罷職而止特命遠竄李澣上書推納承旨洪良漢金勉行

遠竄

又見乙酉錄

正言尹冕東疏

壬午六月二十日

朽棘罪人趙載浩締結陰謀雖在臬肉縉紳而顧其一念經營宣專在於悖意殺戮而止乎弘福之招渠欲吐盡而初既鉗口而刑之結案之中又不以一誣字納招則載浩之凶謀秘計弘福之所自擔當的然可知而且其所以屏人密語皆是所不忍事則非若閑漫問答而批旨之中又或以狂態狂言與陰謀陰計方圖不軌者有異為教而今此所為乃陰凶

也非恠狂也使其徒聞之則適足為藉口之資前者下教一
並還叔前持平孝世孝之論斥憲臣姜必獲之事為一世共
憤久矣憲臣之已卯一書實出於斯、為國之誠羣情翕然
彼世孝則臭味本同半世親好一自書出之後公然媚嫉至
發改正之斥揆以常情豈不大可異哉况世孝論斥之際已
先有一種物議目憲臣為凶人指憲臣為禍胎或與之絕交
或與之謝婚而世孝之論果出矣其心所在路人皆知李世
孝為先施以改正之曲斷不可已也前掌令尹在諫前年一
書誠忠卓乎古今直聲振于朝野擲一身與百口猶與倖然
生死一視禍福都忘而後方能辨得此事更安有一毫計較

之私而前者下教有以挾雜疑之亟宜開釋嘉獎以厲一世
且前後以言獲罪之人方茲萬象頓新庶品俱穰而獨阻恢
蕩之渥一施需典以光中興之治荅曰云、李世孝事前數
日因臺啓下教曰取覽日記姜必獲書只以朴致遠書頒布
為請雖不新奇語則激切深用嘉尚李世孝若曰世孝欲斥
其章陰謀其人則以言外之旨究其心術人雖措手足其涉
過矣不可不詳辨而方在外職自政院下諭本道緘荅以聞

執義任希教上疏六月十日

向者以言獲罪之臣當此一初政宜一例蕩滌唯彼三四人
尚在罪籍并加宥叙之恩臺閣之逆通擬清雜庸陋無恥之

李益普疲殘不稱之慎甫復目不識丁之韓錄而極矣並命
改正前右尹韓光會頃當闕西腴邑之有窠一時爭占出於
同堂兄弟之間至於銓官疲於酬應為先繕責注書金和中
身為實官藥院并直之日一不仕建而乃於都政當行之月
始為供職廉義全昧亦係蹂躪特宜刊版韓山郡守沈澥素
之廉聲專意善事曾任文義廣占田土於隣邑仍起大屋於
一洞宜施刊削荅曰李益普庸陋之目無乃過乎慎甫復則
亦宣以外貶取人乎韓錄其果所陳外面凌不若此韓光會
事無乃浮囂譏嘲入於風聞乎今當初政不可不屬罷職可
也沈澥則拿問處之金和中予亦非之削職

疏決事

六月十日

六月十九日因旱疏決入侍時鄭枋特放李翼元事雖駭然
飭已行矣特放趙重晦飭已行矣特放李永暉處分已諭特
為撤籬韓光肇以此疑臣臣雖措手足思其父聞儒臣所奏
人君以孝為治特為中道更配減等

韓事在於下

大司諫李基敬啓

六月十日

論思之臣薦相曾所未聞昨冬徐有良乃於筵中力薦趙載
浩至稱以當世第一人到今載浩罪犯昭著之後不置而不
論請龍剛縣令徐有良削去仕版依啓又所啓尹光紹本以
狼毒之人自犯廢痼之罪出入城闔蹤跡陰秘且渠與弘福

邊置隣近為營家室情誼深密不可不嚴徵請尹光紹絕島
定配依啓又所啓向來弘福輕先正刑而其招中柳綵南姓
人奉使者之說端緒自見所謂柳綵南姓人俱以夙附載浩
魚緣菽跡其在比隣晝夜押昵便同家人則載浩陰匿之狀
萬無不知之理請柳綵南姓人設鞫嚴問又所啓梅棘罪人
李永暉特命撤籬永暉所坐非細請還寢撤籬之命依允

獻納李興宗所啓

六月十日

向來宮城扈衛之時隨駕諸臣不得頃刻離次而戶曹判書
金相福身帶藥院之任乃於院直省記之浚擅出禁門往見
趙載活於胥命之所載活名出於鞫招負犯何如而難直馳

言若有一分謹畏之心何敢以平日私好有此擅移潛候之
事請金相福罷職 上曰依啓又啓曰咸鏡監司趙 曾

按湖西多行貪污料販餉米之儲至被竄謫之典及其見任
宜思悛改而又乏廉聲人皆唾鄙請趙 罷職 上曰先

下金吾推考當觀供辭以處之又啓曰平壤庶尹鄭克淳以
凶賊恭者之女婿曾任懷德縣監時往拜恭者所瘞之處便
同掃墳之儀畧無忌憚關係世變且久任營下腴邑專事不
法見過於前浚道臣不止一二而恬不知媿貪黑愈甚請鄭
克淳遠竄 上曰為先拿問處之又啓經筵之職為選清切
固非人人所可濫授行副司直李彛章人望所輕不合是選

而黃緣濫通請李彛章永拔經筵之望不允其浚數日李與宗因避日金相福事昨見左悞洪鳳漢劄本則其所往見蓋出於大僚之勸送而擅移院直往問藎次豈是被勸而可為者乎二十六日正言鄭景維處置出仕

趙載浩獄事

壬午六月

三司合啓連日不允因諫臣李基敬啓柳綵南景容等諸賊自春川拿來親鞫皆眠二十二日夜召二品以上詢問皆對以宜處分遂賜載浩死傳曰趙載浩忘君背父與蠶虱之類揚言國事陰令己已餘黨敢述此輩頃年所為尤涉陰慘噫釀成戊申乙亥其本在此則渠何心賜不思其父帶礪之勲

反與此輩綢繆况其言之叵測至於此極且乘時將來等說豈今日北面者之所忍說乎宜遵國朝常行之典令該府遣都事倍道而即其地特賜其死罪人南景容柳綵結案載浩常有無狀之意亦有保護東宮之言每聞上書規諫之事則以為非矣載浩此言其意專在於與己已餘黨相連以為乘時恣行威福快意殺戮之計載浩常曰今日朝紳若不見敗於將來吾以此當煮醬於手掌此時常時爛熳相議之言罪人睦祖述結案載浩以老論不利於東宮之說為張本乘時驅一世浚欲引進矣身之類載浩以此攘臂大言之時矣身稍以至當罪人朴垂裕結案矣身以鏡黨徵貧之子不得見

容於世故趨附於載浩載浩以乙亥以前主張蕩平家人不
得自作領袖必不肯於人下忽生他心欲為締結已已餘黨
以為將來得志恣殺剝之計矣身則欲因事機將售鏡夢之
志罪人睦全道結案載浩常以為老論有不利於東宮之心
當盡死矣載浩之意與李潛之言相似乃不執之心矣身得
聞之大逆不道的實遲晚并處斬持平任璿啓曰載浩處分
時諸臣齊聲請討而張志恒敢於詢問之下不能明白仰對
情跡之可駭削出之訓特出寬典請削黜罪人張志恒遠地
定配 上曰依啓二十六日正言鄭景端 懷遠配罪人南
玉 前此大憲光 賊綵之女婚逆弘之親友則其窮凶情節斷
忠啓請遠配

無不知之理令王府拿鞠嚴問 上曰前浚鞠招既無其名
則豈可以一疑字置人於此不允又所懷島配罪人尹光紹
廢痼多年弘福文書之中光紹前浚往復之札爛熳搜得決
不可配島而止請梅棘 上曰渠雖無狀豈以若干書札何
可梅棘不允

趙來鎮維鎮事

六月二十七日趙來鎮維鎮拿來親鞠各刑幾次二十九日
酌處傳教曰趙來鎮今番就捕不過問其間事實事而其所
供條理詳悉曉然逆順至於維鎮憑籍下令不受由非其時
往來春川使一世狂感之狀渠已自服雖殺無惜而一月之

內載浩既已正法維鎮來鎮皆以趙景命趙永命為祖而入於帳前其在雖不可不問憶昔年心悵然今來鎮既已白脫不可全然遽釋參酌三陟府定配傳日前司書李昌任昨年秋間入對聞以載浩在鄉為非使載浩聞知之今則書于趙維鎮事理固然而因此有維鎮非非往來之事輕率之飭焉可無也特削其職維鎮以奉齋札往來載浩春川所居出因招拿刑昌任亦出因招有是教傳曰罪人趙維鎮初則以為假托手札下令狂惑一世云矣今覽渠招雖非渠之親聞而入對時非載浩在鄉之令惶劫非非往來春川故以致誑惑其所假托非維鎮也即浮囂人也茲事於渠說空而訛言之本即維鎮故聽其言觀其貌則與

載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此一事外無他賍物大靜縣參酌島配同日大司憲鄭光忠大司諫安允行各陳所懷請維鎮勿配處更加嚴訊正法依啓七月一日又命仍前配勿杖問於是光忠允行又爭之不允維鎮遂死於獄

金相肅俞漢吉事

六月四日

正言金尚集所啓昨日名出鞠招中沈鏡金相肅俞漢吉三人或莅本府或宰隣邑尋常往見固非異事 聖教昭釋雖置勿問既出罪人之招則其在嚴鞠體之道不可全然無責沈鏡金相肅俞漢吉並命罷職 上曰依啓俞金初出因招以為兩人以守令亦見載浩聞此說話洪鳳漢請拿來時俞金皆在東邑禁都皆直至其家不遇而還奏命追之尋命勿問事得已

曹命來事 六月二十九日

傳曰曹命來頃日既放今聞遙奏雖非專為往見亦無酬酌之事不可無飭施以削出之典命來因鞠招拿入問之供曰果往春川見載浩而先為約上曰今日勿論時事故事凡係時論元無開口酬酌之事以為此非實狀特為奏酌送是後臺啓請罪故傳教如此正言柳善養所啓 七月初二日

昨年夏間一二臺臣陳戒之書孰不聞知而乃於親詢之下前承旨鄭夏彥敢以在外未聞等語為蔽欺之計推諉傍人至有儒臣之替對情態可惡請鄭夏彥削奪官爵門外送出答曰依啓對以不知推於玉堂沈履之對曰此數日無之耳又所啓正法罪人弘福本以妖邪見棄於渠之濟流則惟彼

道臣何取於渠而給價買屋結粟聊生自著親厚之狀請忠清監司尹東暹罷職不叙答曰依啓又所啓昨日鞠招中沈壑之名亦出矣前春川縣監沈鏡及隣邑守令已被譴罷則惟彼沈壑豈獨晏然請寧邊府使沈壑罷職不叙答曰此不過垂裕挾感入招中而渠含憾誣人自取不允又啓趙甲彬以恭億之子情既黠猾跡又陰秘其父叔牒之後固當屏跡息交縮首訟罪而不小懲畏偃處江郊出沒城闈且與尹光紹往來親密隱然為廢族之領袖議者隱慮固已久矣交結弘福之光紹既施竄謫之典則親密光紹之甲彬豈可置之於輦轂至近之地以招將來之慮請趙甲彬極邊遠竄答曰

越一橋論人意涉不美若此不已誰將措手不允又啓頃當
大論方張之日前持平李東菴時帶軍門即廳無故行公而
及除臺職忽稱在外此等假托之習不可不正請前持平李
東菴削去仕版依啓

正言朴相老所啓

七月四日

鞫獄事體苟不執的白脫不宜全然放釋曹命采之供辭極
涉模糊殆不成說不可削職而止請曹命采極邊遠竄上
曰予觀其時專由乎御依啓

掌令金養心所啓

七月四日 常
參入侍時

前參判黃景源處心暗劣行已卑賤從前踐歷無不僥濫薄

有文墨之技雖為媚世之資而曾為國子之長凡於課試之
際浪藉行私人言喧騰清朝用人之法豈可只取其文不顧
其人雖是兩館之任決不當擬議於此等之人况加於此者
乎請黃景源日後文任之望改正 上曰雖欠公心不允又
啓經筵之職地望自別前吏曹參議徐命膺與李彛章有親
查之嫌而若不覺察故為通擬向日論啓諫臣只急於拔名
經筵而不及於通擬之銓官可謂倒置請前吏曹參議徐命
膺罷職不允七月五日持平李迪輔所懷黃景源方在罪削
文任之停望與否非所可論且泮試時用私之時尤極點昧
徐命膺事經年事過之後強覓論列前掌令金養心罷職不

叙 上曰依啓

俞兒事 七月六日

傳曰凡動駕時所謂傳音即古俞兒也其本桓公見此得五伯之首而又每於進善門挾輦稱都總管祇迎此古有屬尊宗親為摠管故也因以為例故昔年命之減此則事雖微矣王伯之分者置之只奏外面勿請傳音 舊制駕出宮門掖隸小兒獲行在前舉袂

引唱俞兒然後駕發也俞兒齊桓伐狄時有小兒見前管仲以為伯兆云云

掌令李鎮恒啓 七月初七日 晝講入侍時

李彞章之不稱於經筵之選雖是公議而堂上官元無相避之法雖通清僚堂發言則不以一銓官親嫌枳塞而乃以彞

章之通於經筵論列徐命膺殊不成說且黃景源科場作私既無現捉而置人於黜昧之地尤為不美至於來頭未經之職額先改正之請前所未聞臣謂金養心永拔臺望可也依啓

韓光肇事 六月

府前啓十五日頒教復政後布告中外孰不聳動奔走而前叅判韓光肇晏然在家無端不叅其心所在有不可知請削職荅曰韓光肇回駕時偶見為駭今聞此啓既有北面其君之心今方頒教何敢不叅大靜縣島配持平任璿啓曰韓光肇以載浩切姻受其卵育不叅陳賀請絕島圍籬安置依啓

仍前島梅棘七月十七日傳曰觀其色而處分非人君之事
頃者下教予自悔矣而其後的處意亦在焉島棘之律終涉
過矣望八其父望海雲而流涕依前酌處定配鴻山

尹著東事 壬午

七月三日左相洪鳳漢所啓頃者尹著東事下詢時臣以本
事在於奏殿之後 謂乙亥秋諸臣上疏自誓不為朋黨之時有真殿前口奏 仰對矣追聞
實狀則果在其前然則宜有分揀之道矣 奏殿前則為黨習攻異已無惟故
上遂命特寢付籤之命於是尹得參玉堂錄後數日 七月七日
上命納日記考之則著東之劾趙榮國在乙亥奏殿之後洪
聞其然明日入謝其誤對 上命著東仍置罪籍而刊去堂

錄 洪家言誤聞尹本家之說而為此誤對甚悔恨之

趙榮進沈勗之彈章 七月二十日

正言姜趾煥上疏曰咸鏡監司趙榮進自初蔭仕多有鄙瑣
之誚及入銀臺又多寵伺之譏其為西藩亦有不廉之聲今
此北藩之任決不可委於此人校理沈勗之素乏文學其委
此任如非奔競何以得之於是兩人皆罷免尋特除榮進大
司憲臺臣呂善應啓以才有臺斤旋即除職事涉未安請遞
差泛之

金致龜事 七月十四日

傳曰南陽府使金致龜為民祈雨其處行奸拿致當央正王

法蓋因御史姜必履所劾也七月十七日金致龜拿來親臨
刑二次以其淫於山寺在祭後城一律充軍大靜金買妾於山寺行淫
僧徒焚其屏風

李養源駁章七月二十四日

正言姜趾燮啓曰前掌令李養源名係抄選而鄙悖之舉不
一而足囑頤安姓人之良役勤占其家基逐年受糶多至二
百餘石而請囑彌縫無意還報且屋鄉不善專事豪強隣近
受苦世豈有如許抄選乎請永削抄選案上曰既見其人
已知其人今此所聞無乃浮曉風聞宜加詳思

東宮定踰事七月二十四日

傳曰今則三月已過昨日臨墓時祭文已諭親為題主意蓋
渙矣今則儲副重矣一依皇明故事達文世孫稱東宮講書
院為春坊衛從司為桂坊初一日告由太室其日當親臨頌
教祭文及教文當製下至是日御達明門頌教曰茲遵洪武
典禮世子定位東宮凡諸儀節一泛常例御製文於是開政東
宮僚屬如舊例

諸臣放免事八月初五日

傳曰李顯重所為雖無據其時下教過於抉摘金普淳草記
雖不審年少所致至於以遙對下教事既微也則非大舜隱
惡之意白首復政豈行中年所不忍之事近察任使之臣因

事抉摘無惜年少新進之人豈以事之不重奏對輕率坎軻
其身在廷之臣孰能寬心顯重特為放送普淳特寢付籤之
命李應懷金光國金勉行曹命采尹光紹李萬恢林德躋并
放送甲申夏顯重卒于家八月傳曰其雖處分今聞作故心甚惻然其時處分追悔迫切豈亦顯重深為我特寢其
敬侍沒致聘依例為之

執義朴致隆上疏八月十日

疏畧曰十三日處分實出於我聖上千萬不獲已之舉而不
善輔導既有其人釀成今日亦有其人則其敢曰今則萬事
已訖而一切斷之以世子之過不探釀成之本源而終始歸
之於處分之獨斷則其將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人相率而

入於為禽為獸之域矣惟彼兩相兇識淺陋學術蔑劣姑且
扭安以為得計周旋兩闕掩蔽周遮言：而諱之事：而秘
之且允鈺之改書李永暉之面瞞皆是所使而然也終使儲
君一不聞忠直之言一不見仁善之諫朝晝所為率皆導成
過失日夕經營同非導成愆尤馴致乎喉院之臣壅蔽成習
耳目之官含嘿成風終至有千萬不獲已境文興焉遂之極
奸何以過此：又誤國誤君之臣而俱是宗社之罪人也一
則金尚傳會薄罰只施付處之律而才過數月已蒙快宥聞
其付處之後不思訟罪益肆猜暴吃嗜本倖列郡震懼此莫
非冷笑薄竄蔑視朝廷之致也載浩之跋扈未足喻此一則洪相

漢鳳不善輔導釀成今日之罪莫敢誰何尚據左揆之席覲然
翱翔又當輔護之任既負誤導之罪則其將何顏出入於梓
宮之前乎既負釀成之罪則更將何面進見於東宮之前乎
若使此人輔導東宮若如前日之為則四百年宗社必亡於
此人之手亦非所以保全戚臣之道崇品重臣鄭雖在外
藩遭值無前之事則當箴規之不已而乃反以非禮之儀非
禮之物必欲炫耀熒惑論其罪狀此亦誤國之臣宗社之罪
人也嗚呼都下及近畿之民孰不知十三日處分出於萬不
獲已也至若溪山窮谷之民或不能詳知伏惟 殿下推本
溯源又彰此三臣之罪明示黜退曉喻中外以慰思悼世子

九泉之魂則溪山窮谷之民亦皆洞釋矣嗚呼自畿而路旁
印符之臣偃然在衙眼無儲君之罪合被大何而謹罰不加
前日臺臣言之熟矣若曰事在既往不必更論則一隅青邱
無復有君臣之義矣載浩之陰肆凶謀睥睨王室有浮於戊
申之賊其不棄不厭之大逆大賊也如重道等枝葉之賊既
用大賊之律則載浩叔孥之典不容少緩趙載萬趙趾命方
治大逆未及收殺之前逆魁至親汲、擢用或為復職郎署
或為升品守令此專由於紀綱頹廢小無敬謹之致其時銓
堂烏可無譴責之典乎李宗明以遐方之人出位言事雖有
可取之端而聞其書語悖謬多不擇發告君之辭不可若是

其恃甚無倫及其見退之後徃復味院詬辱承宣同有紀極其時味院專壅蔽恐或上聞終不以奏只據他事勒遞郎職臣謂宗明改正基望當該承宣削職斷不可已也疏入下教切責致隆左相洪鳳漢前相鄭翬良待命召見命乃致隆免為庶人黑山島栴棘洪克相為領中樞卽謝恩尋復相後丙戌春

朴仍死於謫中

正言權極疏八月二日

李彥忠為其兄徃來載浩家圖差勲都言必稱春相載浩島配時請其押去而受判堂之叱進臣謂絕島安置李萬恢以載浩至親弟兄叔姪皆賴其力親問之下以欲殺載浩納招

竄配未幾而宥臣謂亟收放還之命載浩子完鎮置諸輦轂之下他日之禍有未可知宜絕島安置以杜奸萌曹命采李應恢薄配施宥春秋誅黨臣之義安在哉宜還收宥命今番設廳纂錄如上五人正其罪以嚴義且今諸人宥配之時執法之時宜爭執而持平洪冕以赦語添入為請宜罷其職也答曰李彥忠萬恢依施曹命采其招果欠白直復竄近於已甚李應恢斥之以黨毋乃過乎載浩子依請定配洪冕依施李彥忠巨濟安置完鎮南海安置李萬恢依前會寧遠竄

鄭昌聖啓八月二日

常叅時持平鄭昌聖啓曹命采李應恢事答以復陳所懷已

知公心勿辭又啓穆微惠三陵碑陰有正法逆宗之筆即請
命重刻答令該曹考例處之又啓增之妖逆雖未伏法其時
摠府先生案有一宗臣黑抹其名而咸溪君樵肆然生全臣
方論增弟之事益寬駭惋請咸溪君削黜答其涉駭也令該
府處之是後樵就囚
原情白脫

左議政

洪鳳漢袖劄

壬午八月二
十六日連

伏以臣於相職夫豈有復冒之理哉欲進大壞廉防欲退則
徒屑恩數徘徊蹶踏不知所措迫於事會黽勉承膺抗顏鼎
席只自忸愧然臣之去就臣不自由究其本心公耳國耳千
竒百恠之可驚可愕者惟 聖上在上臣不必憂而臣之所

深憂別有在焉憂之也深故思之也切夙宵結轡耿々不捨
而所係至重為言至難嗶嚅至此臣誠死罪嗚呼十三日之
事尚何言哉自戊申以後國本久虛舉國靡依乃於乙卯之
春思悼世子誕生天質岐嶷德冠寬厚 聖上無憂神人有
托及夫迎渭禮成則 殿下豈不曰予有佳兒而臣之愛戴
之誠自別於人逮乎庶務代理則 殿下亦豈不曰予有正
子而臣之顯祝之私亦倍於人一國臣民孰不有延頸願死
之忱而十餘歲以來不幸有疾既無可執之症又無可措之
症非疾而病作歇無常臨朝收斂則未或失儀處內而任情
則實多隱憂 聖上屢勤教誨而醒悟無望廷臣間進箴規

而扞格不入此皆莫之然而然是豈本性哉臣於其間日事
焦灼非欲上欺宸聰而時或自歸於掩覆非欲申隱睿失而
事或不免於周遮終不能刻頸割腹以效古人尸諫之義一
則臣罪二則臣罪臣之愚意以為血氣旺盛今能如此一年
二年庶或上天默佑百靈陰助溲然開豁本質呈露以至而
為喜矣嗚呼孰豈料輾轉層加終至於不敢言不忍言之境
而致使我 聖上乃有十三日大處分耶嗚呼伊日 聖上
垂涕而諭於臣若曰世子之至此舉世皆知卿則以為全由
於病予則以為非全由於病然病亦氣也氣亦病也病氣之
所使全失常度無變不有馴致今日予躬至有難言之危迫
在毫忽誠亦凜然予躬縱自不恤其於宗社何其於生民何
倘或拘於至情濡忍不決以任其難言之變則東土臣民其
將謂以氣病所使而有所容之乎既不容焉則論以事理其
將置其後於何地然則三宗血脉無以保而四百年宗社亦
將何所托乎顧此事勢有可以一分曲保之道而不為之曲
保則在至情寧有是哉雖不得申保有可以一分善處之道
而不為之善處則在常理寧有是哉變機已急危慮轉極不
得不行萬古所無之變不如是無以紓其變而拯其危也予
豈不慈而然乎予豈不忍而然乎實為宗社也為民也今予
處分之後則所以謂難言之變已無可言而予躬獲安宗社

咸莫他日承予而享有國家者乃其子孫也設令逝者為其
身而計之與其生而如彼無寧沒而如此且以其固有之本
心論之惟當幸予躬之無憂喜宗社之有托何暇恨其一身
之不幸也哉雖為其子孫者其若默想此至難之言危機深
體此不得已之苦心則隱痛固有之揆以道理不敢議至於
今日之處分此豈非定萬世父子君臣天經地義
乎猗歟王言丁寧懇惻經權得中義理獲正臣於蒼黃震剝
之中涕泣承聞至今莊誦而及至事過之後殿下旋降復
旆之命仍施賜謚之典魂宮之禮墓所之儀寔遵國制無所
久闕臨葬之設誄題主而伸懷此蓋出於由為子孫兩全思

義之聖意臣於此尤不勝欽誦感歎噫聖上為國之慮深
遠聖上止慈之德隆摯臣若不思所以奉揚而昭示則是
負殿下而負臣心也嗚呼聖上今番之舉誠不獲已伊
日之教亦不獲已臣雖愚迷獨能仰體聖意之攸在而在廷
諸臣與臣同此心矣八域群生亦與廷臣同此心矣凡今日
覩而耳聞者亦豈有一毫他意而世變無窮人心難測倘於
時移事往之後失志愆國之徒急於乘機巧於嫁禍掩却今
時事實創出別般議論敢指聖上之處分以眩後人之聽
聞則其拯我宗國無復餘地若是者非已已遺孽卽戊申餘
黨其凶肚逆腸固無論已臣之所慮則見理未明隨時撓棄

者安知不以為 聖上之此舉雖非得己獨有所不能無憾者乎諸臣之奉承雖沒奈何猶有所不能無責者乎執謬見於人情天理之外唱橫議於上制下脅之間直以為親當卞之言憇患之熒惑之則其勢難過其說易入而為 殿下今日臣子者無不受其網打當此時也臣則老已死矣設或不死必當先被其擠雖欲憑依而抹正有不可得然則為此說者自當歸於背馳 殿下之科矣安有所難於背 殿下而反為效誠於思悼盡忠於思悼之子孫者耶雖其本心與凶孽之甘心煽亂有異而畢竟胎禍於邦國將不免同歸一轍思之及此誠不勝氣短而心寒也伊日處分之時豈無左右

諸臣而知 殿下之心承 殿下之命者臣也蓋向來焦遑之端非止一二宮掖之內景色遑遑閭閻之間傳說曉至於縉紳大夫聞之有詳略知之有淺深而其為罔措中外同然及聞伊日傳教之後始乃洞然皆知若臣則所處也異故所經者多驚心於人命之相緇呼號喪膽於羣情之靡所止泊內無貴賤外無崇卑莫非臣之為之憂懍者而許多事端許多歲月不撻腦則飲泣慮之緩而猶願披髮入山痛之極而直欲捨命投水而臣不能辦此泐然苟生者非徒死為匹夫之諒誠以大小憂責在臣一身臣不在則尤無一分可恃故也而惟此至難言之變實是至難處之境古大臣當之未

知何以處之而 聖上既燭臣心臣則以為大義所在只知有聖躬而已 聖上流涕而逝之臣則流涕而從之噫親信於思悼者莫如臣思悼吾君之子臣豈不欲以事 殿下者忠於思悼古有為太子死者若使其時事狀至此極則臣何惜碎首天陛以死繼之而所秉至嚴奉承不暇是豈忘思悼而然哉休一死而然哉所可恨者只緣臣學識魯莽命道窮奇初不能以正而輔導終至於事變之凶極撫躬慚痛寧欲卽地溘然而方來之憂又復種：薰心臣之情事吁亦噉矣臣之斷：此心蒼天上臨神鬼旁質後千萬年亦必有哀今時之不幸諒臣心之無愧者而抑又思之臣猶外臣固不足

言亦有可以由於內而曉於外者嗚呼暎嬪思悼之私親也愛子之情人固同然而婦人尤甚誕育思悼定位銅闈又無他子之可以屬托後事者則其慈愛庇保者果如何事到難言不得不為 殿下泣而告之當大義割私恩男子所難以婦人而辦焉其護聖躬安宗社之至誠達識固將有辭於後况惠嬪與世孫以下之舉皆全安者寔賴於我 聖上之至德而仰體聖德左右而嘿庇者亦誰之力耶當斷而斷當慈而慈而盡其宜人無間然設有不逞之類自以為：思悼而百端求過於今日其忍斥言於思悼所生之地耶嗚呼當其時也臣承命進見於惠嬪則惠嬪撫世孫之項揮涕而語曰

吾以妻而罹此境汝以子而遭此境只可自悲其命其將誰
怨而誰咎且吾與爾保有於此時者惟 聖上也仰依而為
命者亦惟 聖上也吾之所望於爾者祇承聖意痛加自厲
為賢而為聖則此所以報聖恩之萬一而孝於親之道在此
而已辭意切悲傍聽於邑未嘗有一毫幾微色此固 殿下
修齊之化有以致之而雖在悲哀因極之中慈孝之篤至如
此 臣所以欽仰於 殿下家法之隨處而深光也惠嬪今
日之心如此則世孫他日之心可知而凡為 殿下之臣子
與 殿下臣子之子孫者亦不得容一辭於其間此箇義理
不但昭揭於一隅青丘亦將達天地而不悖矣嗚呼 殿下

有此處分而哀痛者存焉暎嬪不忍諱而哀痛者存焉臣與
廷臣亦奉承而哀痛者存焉環東土生靈孰不知君臣上下
之無不哀痛也哉然哀痛自哀痛義理自義理其不可因此
哀痛之私掩此義理之公則明矣雖使聖人復起亦不能易
此言矣歷考往牒至危至艱者未有甚於此時而幸賴我
聖上嘿運而之變而通之民彛將絕而復續國勢既危而復
定行一時之權垂萬世之統苟非 殿下所作為出尋常萬
萬則今日之為今日有未可知然此乃 殿下所親經者也
臣不必更陳於 殿下之前而若於後日欲論此事則至不
忍也至不敢也以臣猶然况諸臣乎今之位在大官者臣年

差少而名位亢極屢經危思神耗形鏹幾何不溘先朝露且
此念歲月易馳耳目寢遠或恐奸少之輩乘時粧撰使 殿
下大處分歸於掩翳而不章卒至世道之害無窮而不知宗
國將稅駕於何所此臣之無事不慮無慮不至而必欲及今
痛陳茲敢披瀝肝血齊沐搗劄涕泣而袖進之蓋欲以明聖
旨於當世杜亂源於來後者也知臣在此罪臣在此伏乞
殿下亟賜蕪覽明降批旨仍將此劄付之史官以為千古之
徵焉噫玄室已閉萬事都訖追提既往義所不可以安危所
關不得不言俯仰嗚咽不知所云取進止荅曰覽卿之劄不
覺隨聞涕下噫莫云六旬七旬脩經艱辛者莫若予也脩經

難堪者莫若予也此何諭也因此位而然也書曰克艱厥后
而予則曰此亦例語也何謂艱辛何謂難堪予生於盛際深
荷聖恩世間無艱辛之事世間無難堪之事而一自辛壬以
後歷艱辛之會遭難堪之事嗚呼青邱郎一朝鮮嗚呼朝鮮
頭著帽腰橫帶者莫非喬木世臣也其若思三宗之血脉同
寅恢恭則雖有怨國之輩自可銷心雖有梟獍之類亦何生
心嗚呼予之六旬皇兄攸賜予之七旬皇兄攸賜而忍過辛
壬又撰昭鑑非徒遙望懿陵涕零于衫中夜興思夢裡猶悞
嗚呼抱此無限之懷猶不能耐豈意遭萬古所無之時行萬
古所無之事予予雖否德粗識義理嗚呼十三日事雖重宗

國以義制恩此正事應既已我則如故也心猶不忍其何復
提而噫乙亥纂修欲闡義理于今編緝嚴下事實八年之內
兩次設廳嗚呼青邱若有君若有國其豈為此可見衷世若
此之濼不忍細故也洞諭者事故其欲抑不忍而一諭卿劄
適到首尾千百言字：血忱句：忠款非卿處地孰能為此
非卿相識孰能辨此義理嚴正悃幅無隱不覺款嘆噫卿猶
若是畢陳予獨何心其不悉諭嗚呼諶云莫知其苗之碩亦
云燈下不明正謂予也嗚呼戊申以後國勢岌岌而有乙卯
首春之慶生來資稟寔非予溺愛不明也心自謂吾國其庶
幾而雖然生于邦內無事之時莫知多少艱辛之狀自古史

牒流於豫者皆由於此而觀其世道亦云罔涯故噫常訓訓
諭自省編心鑑政訓訓書等書因此而作也不能以身教之
只以文字教焉何以食效嗚呼其果流豫初則受其飭而醒
焉者多嗚呼近來如水侵濕非徒月異而歲不同其日異而
時不同至於再昨年而極矣嗚呼各守兩闕豈予樂為進見
一款亦一細事予之日夜焦其心夙宵煎于中者莫知三百
年宗社之稅駕於何地亦莫知環東土臣庶之將到於何境
大抵凡事見一其百庶可揣度其雖不聞不覩之中若覩若
聞坐於燈下唯煎熬於方寸只飲涕而瞻雲雖然豈意到此
嗚呼東郊設祭宣仁焚物誠是意外雖若此不過慾敗縱敗

者予猶撫心自悼者自古雖有荒淫之君未聞荒淫之世子者也嗚呼其雖至此昔之伊尹其一相殷太甲所爲亦不過不惠阿衡其猶放焉况爲父者其猶不忍者漠然不知至於此境唯望悔悟故也噫頑教之文旣諭宗社之亡迫在呼吸吹角聚軍伊時景象可知嗚呼諸臣聞此其若晷刻遲徊非徒眼無其君其誠眼無宗社嗚呼豈忍提說雖十三日以前隸臺下賤豈不聞知而十三日以後非徒羣臣雖媚孺前日猶莫知者洞然皆知御苑驪山之形卽其甚者若無事予豈有此事嗚呼殺百餘無辜之人聚十餘萬之財而宣仁門所焚刑具僭上之物小民皆見嗚呼乃至於迫在呼吸之境者

既有此事故無所不至者也雖然十三日之舉豈爲予一身而然哉若無十三日處分二十一日雖欲復号焉可得也嗚呼三宗血脉將置於何不此則已到此之後若無了當吁嗟元元其將魚肉此猶細事須看樂善堂予心慄然者咫尺同闕必犯所重故也吁嗟徽寧亦不思及初意則冀其自裁事不獲已至於嚴囚之事其時爲此卽予爲宗社以義斷之者也噫雖匹夫爲先不顧小息况爲人君而繼三百年宗社顧三宗之血脉者乎嗚呼此舉豈予近州載所料者欲抱述編而籲陟降未可得也六日相守心豈忍哉其或解也宗國臣庶亦第二件事也難言之慮豈徒予一身哉心在莫重意在

宗社不忍二字何敢念及若此之故數日之間衰老之方寸
銷鑠無餘矣欲見予心二十一日卽席復號之命隨櫬洩哀
特題其主子意其欲息與義并施者也嗚呼青丘諺所謂以
匙食飯者孰敢有他意而難測者世事所經者亦多矣雖然
與作昭鑑時大有異焉何卞之有哉而但爲世道爲縉紳一
欲諭者今覽卿劄復何泯嘿噫所陳于予者其誰若卿劄焉
意所重而然也其陳之時亦陳御苑罔測之舉而文政下教
臨門頒教時忘不并諭此與迫在呼吸一脉貫通者也嗚呼
不待卿劄臨視時親聞孝哉惠嬪誠年少難辦者也既有賢
母何慮其子而以周公之忠成王之賢啓金縢而乃覺將十
三日下教及卿劄與批答藏于史閣杜霄小之讒說嚴義理
於來世

尹九淵事 九月

九月四日正言權極啓曰酒犯近弛請犯者梟示其明日大
司憲南泰會啓曰聞南兵使尹九淵私釀酒犯禁請罷職遂
卽命宣傳官往其營摘奸搜酒傳曰聞聞帥潛釀當令宣傳
官取頭以來而風聞難信先令宣傳官取酒具以來此後申
飭勿付部官此無異於強竊付諸捕廳又傳曰君令當信自
今至十八日滿十五日翌日五部分遣宣傳官摘奸尤甚者
令訓局於露梁沙場梟示五部及各司若犯禁者犯者梟示

其司堂上投畀北塞事分付領議政申晚入侍言九淵事在
梟示令前宜有參酌承嚴教而退十六日宣傳官自南兵營
持麴子及空壺舊盛之酒者入來九淵亦拿至命出御南門
樓領相及左右相洪鳳漢尹東度聯劄曰宣傳官所捉只一
空壺一塊麴不可謂快得真贓直施極律過矣且壺未必盡
是盛酒亦或貯醬醋麴未必盡釀酒也亦有備藥餌凡具者
以此而直歸於犯釀無或為稱寃之端乎劄入并罷職傳曰
頃年柳世喬誤捉時予亦知味而辨醋今以聞帥梟示豈不
詳審故舉壺近鼻煮酒之臭觸鼻和水接脂知味猶有酒臭
今坐玉轎仰瞻彼蒼不勝悚然自今日減膳三日出宮時三

司諸對并削職

校理姜必履司諫
呂善應持平崔敏

三大臣待命遂御南門九

淵拿入決棍四度承服結案傳曰九淵犯釀箇箇承服梟示

懸竿以警中外是夜還宮

十七日

傳曰梟示人之兄與子焉敢

晏然在職其子備邊郎尹範行今無可論茶谷府使尹景淵
罷職是後大臣皆出城外後數日修撰李在簡上疏言減膳
之事太過及大臣三司罷職事命補成歡察訪尋因徐有元
還啓收又四五日命皆復相即皆入謝又發遣宣傳官搜民
家犯釀女人四五人皆梟示

九淵在營時有牢子一人得罪
入京行貨又北青倅申應顯與

九淵爭妓抵書都憲有此事九淵將至有朝
議以為宜引服可免九淵誤信之乃至此云復月十六日泮

中人李元尚捉酒梟示其買飲者二人初飲者決棍百度

李命甫事 十月

洪州童蒙李慶龍年十三上言曰臣再從祖叅奉李命甫與其從侄女權氏妻締結婢僕誣陷臣父瑛與其從嫂俞氏有私迫逐臣父盡奪財產鳩殺俞氏蓋叔祖內外俱歿只有權妻及子壯達臣弟慶隣爲俞氏養子權妻欲逐慶隣而以壯達代之乃作此設命甫又僞作俞氏抵臣父私書備極淫媠老妓所不忍道者送于俞氏之父家又迫令俞氏自決然後命甫親爲檢葬於先山以掩其跡事下禁府於是拿命甫囚南間納招云慶隣爲俞氏養子之說及權妻欲圖其弟壯達爲嗣皆孟浪虛說俞氏事則權妻嘗與俞氏同宿一房俞

氏忽無去處其後有人在俞氏隣房打火鐵乃慶龍父也俞氏諸婢以爲有此事久矣不忍發說此則果聞於權妻而臣之兄命奭命祿命赫亦因權妻書告而聞之其俞氏私書則俞氏家婢得納於臣故果回示一家因送于臣從妹夫俞彥鑄彥鑄卽俞氏父彥鉉六寸也諸族又作書於彥鑄令其好處之其私書則復推來置于壯達處矣其後俞氏作書于其父則答以宜自決故俞氏遂自決非臣迫殺且雖殮葬而不合窆其夫欲外掩其跡內正其罪也判義禁洪象漢同義禁李奎采趙榮進持招辭入對判付曰權妻旣與同宿則寧有是事入房打鐵亦涉巧譎其書決非其人之書乃命甫做作

也命肅三招曰此事權妻書報於臣兄命祿始乃知之此非
推諉於權妻也俞氏死時作告訣書于臣其書尚在且昨年
冬臣入京俞彥鉉來見於俞彥鑄家謝其斂葬之事則可見
臣之非逼殺也且雖殺俞氏其財物非臣所可有又何為財
殺之乎刑二次不服判付曰敢以其兄立證欲使兄代渠受
刑且俞氏寧肯致訣於渠乎淫書其猶搆成况此書乎此乃
偽作藏置也只以符同權妻搆成逼殺捧遲晚以奏於是俞
彥鉉以戶曹郎呈狀禁府曰矣身之女子己巳年十一歲定
婚於故主簿李命德之子琰明年命德死癸酉成婚僅十月
而婚又夭死戊寅春女子下往于舅家洪州鄉庄庚辰秋其

姑又死上年九月六寸弟彥鑄因命肅從弟命彙之在京者
聞女子忽得醜謗其翌日女專人送書欲自裁故答以得此
醜謗宜自處也其後聞其死且聞命肅親自治喪又貽書報
葬期故私心不能無感及其上京亦果往見其後聞命肅教
婢偷出矣身答女書寫出傳播又與其兄命祿做醜謗逢人
即說故始絕之不與通今乃以前冬之被欺一往見為自脫
之證固為無狀又云其女所與慶龍父之淫私書及其一家
之書送示矣身然其一家諸人之書果見矣其私書則追聞
命彙袖來于彥鑄家欲令開見而彥鑄不為開見命彙還為
持去矣身元不見之願與命肅面質命彥鉉與命肅面質又

判付曰命甫若不直招并與其兄而為結案決正邦刑以其
頭謝俞氏之魂更為嚴刑得情李命奭亦為拿來口招曰去
年八月權妻作書于臣弟命祿曰有家變一家速來處置九
月一日諸兄弟同會龍淵問于權妻則渠果目見而瑛之母
黃氏則乃曰其子欲奸俞婢而入其房耳其間婢任叔為名
者得俞氏私書納于命甫果為傳送京中俞彥鑄言于命彙
曰傳其書于彥鉉則滿面赧然云矣其後彥鉉作書其女令
自處無示死藥之法後十八日而俞氏死矣十月三日判付
曰命甫以俞書回示門中而不為嚴斥而逼殺宜嚴刑於是
命奭受刑一次不服又自刑曹捉致李家奴婢問之則皆自

服以俞氏果有是事非曖昧者

捉俞氏婢及李奴問之皆云

人蔘使俞氏咽之遂生一女

李令婢壓殺之仍持去藏埋判書徐志修參議金應淳持招

辭入對應淳謂此婢輩誣詎俞氏當殺之

上命捕廳按之

其婢輩往捕廳又變辭云俞氏果被誣也十月六日傳曰今

則命甫同謀陰慄畢露權妻不可置之令本道招待於其所

邑獄門外仍改差獄官

判義禁金聖應知義禁金相福同義禁鄭光忠徐授

是日命甫

刑五次承服命依舊式進定啓覆命甫絞殺權妻令禁軍持
下教分付道臣使所在本官率官屬指其拘留處使之自裁
命奭加刑二次亦以無狀自服於是正言李得培差御史祥
修撰往洪州官門外諸婢任叔等正法俞氏賜祭御製文諭

祭立慶龍弟慶麟為俞氏子命顛甲山府勿限年定配命祿
加刑一次令本道嚴刑一次楸子島定配命耒扞城定配壯
達年少稚駮 陽定配諸囚之招令秋曹作成一卷名曰快
雪俞氏幽魂錄前後判付處分一體載錄

徐有元事

九月二十六日正言徐有元啓曰復政之初廓開言路近日
漸不如前三司儒臣相繼削職外補請還收其命依啓又啓
尹得兩以釁累之人見棄儕流承宣拔望萊伯特一邇帥而
猶被駁論况承宣近密乎請改正尹初為東萊被駁又啓近
日酒禁本為愛民而正言權極以梟示之律導人生而殺人

請削板拔臺望 上答此所謂為建德執仇也不允遞差責
配大靜倍道押送又傳曰此乃尹家衝動命九淵諸從弟在
官者并汰去限三年後收叙明日次對臺諫不入 上以避
停啓而然也命并禁推待無酒後勘律遂除刑議趙曦大司
諫入侍趙遂停權極啓以他事遽出九淵諸從弟事後數日
因承旨所奏而寢之禁推臺臣因大臣而放

柳匡國事壬午十一月十日

持平柳匡國入侍言復政之後陽生之日宜釋言者 上問
誰也曰金時燦也 上曰遙望四郊焉敢此啓為先差遞穩
城定配通清吏判李鼎輔金陽澤罷職

正言洪景顏疏十一月二十九日

前修換沈勗之宅心陰譎行已鄙賤特一駟贍之徒耳半生
伎倆惟在詆訕年前大政時瞞過西銓之長換易已草之望
諂附東西濫竊清顯一化身而為再通再化身而得館啣爛
羊都尉古或有聞理馬學士今始初見向來臺評於渠藥石
而反以一二政目不卽照檢滾懷毒怒造作浮言恐嚇銓地
換面傳說聞者代羞如此嗜利忘廉之類決不可置之三司
之列宜施永刊之典勗之固不足道惜乎銓遜之地不思鎮
抑之道乃反恟於虛唱費辭分疏逢人輒說太涉呶呶遂失
大家宰自重之道吏判金相福亦不可無飭也

洪梓事

壬午十
二月

前相鄭暈良新卒賜謚將署經兩司大司諫洪梓稱病牌不
進正言金普淳在外臺臣李行源鄭恒岭或在外命下禁府
囚之其供辭各言有病違牌或實在外命以詐不以實私律
施行遂各配楊廣州十五日掌令柳叙五啓曰詐不以實之
律自古名官無以此勘律者今之臺臣猶不知耻既罪以詐
難責以實恐四維由而不張請更擬他律答曰臺臣之事
詐不以實可謂準備今聞所奏大覺其誤既知其事何改律
名直為分揀尋除洪梓大司諫洪出而行公數月乃免不上
疏自陳人多非其去就云

沈一鎮事

壬午十二
月二十日

上既處分一鎮家事見上一鎮不承命而自鄉入京處於其家至是禮判金相福言其事壬午十二月二十日傳曰今聞禮判所奏國有紀綱豈敢若此若一向如此當并與沈師淳而處之以一鎮之道言之父子團圓而為後可乎為益昌之後還本宗可乎其令門長及都尉子孫今日內舉行仍為致祭正言金履禧上疏請還收不允乃引避曰一鎮事臣非不知今番處分所重有在而但一鎮既為師淳之子則渠當與前後同被罷出以保父子之倫免為金光台之罪人可矣今乃降其所後父於班祔納其本生親於禩位渠則依然為宗孫如有秉彜之心當入廟將事也能不愧惕而汗背乎雖君父之命亦

有所不敢受者則在一鎮之道令其母抱師淳之主終其身以死為誓然後可免得罪於倫紀矣一鎮初不奉承成命者未必不由於此則其樹風教之道不宜如此故臣敢陳反汗之請聖批誨責請遵臣職上曰所重有在既已致祭則其所抗論已涉無嚴字句之際亦涉悖倫故有所下教不思自反更加一層語多無倫為師淳地則可謂曲盡而不顧所重之地其無臣分依啓仍命刊板傳曰今番處分非為一鎮亦非為其祖所重有在人倫團圓而以淳曉先動焉敢挺身全事噴簿一鎮於履禧必無其怨其意專由處分人臣分義焉敢若此以一鎮言頃為師淳之後非為益昌也實為所重則

一鎮有何同歸之義乎設若心甘於益昌之後其或同歸可謂無君無倫不耐浮曉操切一鎮此何意思永刊仕板以嚴臣分以樹風化

勤政殿受賀事

癸未元日

癸未 聖壽七十前一年冬大臣宗臣乞於是年稱慶欲上尊號不允以聖壽與 太祖同令歲首臨舊宮受賀遂以是年元日先詣宗廟及昌德宮真殿耆社靈壽閣毓祥宮展拜由神武門入御勤政殿舊基受羣臣賀御製教文頒赦羣臣七十以上皆加資凡百餘人庶民五部耆老者召見夜四更還宮明日親臨犒饋軍士仍進行人日製京鄉各取一人御題莊敬日強取金載天玄英祚二人又於初八日設耆老科親臨闕中今年七十以上人赴試取李宗齡等五人武科幾人即日唱榜賜舞童如謁聖例除講經居首人直為加資付

僉知其下陞六後即亦加資

正言金載祿所啓癸未二月三日

禮判金相福曾在銓曹時永興府使李邦一賂遣獐馬衆口喧傳相福有致書推問之事身居銓地有此醜謗宜譴罷之李邦一則怒其漏傳濫杖牽夫至於致斃請拿問嚴處答曰禮判為人予知熟矣豈有是事不可置諸暗黠相福事不允李邦一事依啓又啓曰用人之道宜為歷試而重用右尹李澱獎用太驟李澱臘月都政臣未知朝家所以取於澱者何事而以渠言之濫榮非福請還收其新授資級答意涉不美此等之習焉敢售於今日不允避嫌請遞依允癸未二月三日明日

司諫某人傳金李兩啓傳教金載祿削板李澱上疏辭免相福對疏曰去年聞永興官隸來見前府使李達海謂為吏判家持馬而來臣召達海問之遂作書於監司趙暎要以查實府使李邦一遽囚官隸而杖死於未查之前臣果以此言於備堂會處誠不料反以此為臣罪也優答令行公十月十日李邦一拿至供云此非金相福也乃李益炆家馬事 上命罷益炆職未幾叙用

正言李迪輔上疏癸未二月十一日

前監司趙暎以其前官趙明鼎事論報備堂非止一再彼果有此犯則宜施其律而不論曲直是非俱施譴削之典左相洪鳳

漢啓請兩
皆罷職

朝家政令不當若是其混圖請一番查實明白處

分又金載祿宜還收削職事答曰查實之請意亦不正混圖
二字語涉無根金載祿事不思其君苦心甘心右袒意亦不
正李迪輔永刊從班癸未二月
十一日

趙暉趙

明鼎事

二月二
十日

咸監趙暉上疏曰同僚交承固有兄弟之義而亦有輕重之
不同今之貪吏藉此為說鉗制後人使不得議已掩覆欺蔽
明鼎臨歸營錢二萬兩交濟錢三千七百六十餘兩交濟防
軍木十三同私自蕩減蓋此債錢布木之蕩減已卯年因道
臣請會減而廟堂防啓重推道臣况今所減富商也營屬也

此是營債雖不管於備局已經筵稟之過二萬公債公然蕩

減是何意耶臣果以此論報備局臣非不知直自還錄而有

此論報者蓋聞負債之人白活等狀於大臣之行

洪左明鼎
相

蕩減適出此後必有藉重之言故有所稟報則留月略為題

辭不着押而還送蓋此蕩減之數既已懸錄於

明鼎重記及

債案而其題辭乃欲令臣攬入於時存之中以為彌縫之地

而重記債案必須換易然後乃可其果事理乎又本道詳定

冊子乃故相閔鼎重南九萬所為不可移易而

明鼎

乃隨意

增加行關列邑加斂田稅名曰新詳定臣以其中為弊之甚

者論報備局則題以更取物議區別釐正而特令星火舉行

促関昏至辭意轉緊臣始知明鼎之籍勢主管急功迫促欲令臣忙後錯了必欲沮敗乃已謂籍洪相之勢洪其姻也讀至此命止之又曰招納駟驗翻動撥易東庫移之西庫且邊釁逼城帥臣馳啓而手熟欺蔽沮抑退送使之改易事實都試優等者直赴其次邊將承傳而明鼎牽私而撥易之內奴名在公案者勤作私賤决給其妻族又其在湖時冬乙亥以擅停還穀擅分灾結坐配臣為其交代考其文書則停退穀物其數為二十五萬餘石其灾結擅分為七千餘結非專出於為民而其軍餉充報生財無術而然矣謂其擅用軍餉還報無策故給災之政無官可行而必出親裨替行灾政文書無官及後來之官不肯着署而白文傳

掌其時臣為其代臣弟曦以御使發其不法至於遠竄臣不忍復其狀啓但刑配該吏而止伊今思之臣於交承可謂太厚而不忠不直不能上聞今至八年今始畧陳耳公傳簿書欲攷則語涉無倫祭班之更鼓將息則附吏漏吏究其心術何所不為臣漢知其人絕不慶吊若不早自斂退必陷大戾乞賜放退云二月二十日上命承旨讀至籍勢二字命止之下嚴教付處扞城郡趙明鼎上疏謂所遭竒恠而請查明其事又命還給其疏而令行公二月二十五日後數月以明鼎事副學曠亦放癸未八月命兩趙人侍親和解之書忘字二紙分賜之令忘前事皆受而出

宋明欽入侍事

癸未二月二十日

賚善采明欽自前冬遣史官偕來相守累月批旨益勤通其
職以召之明欽不得已自懷德上來二月入京是日二月二
十日
畫講時大臣以下皆會坐閣外 上命注書令勿附軍職而
入侍往請同來坐於閣外而入奏遂入侍講中庸致曲章副
學鄭存謙讀新音命賚善開卷陳文義賚善承命開卷論禎
祥妖孽之義仍曰前後諸臣以言獲罪者悉皆宥之則可論
禎祥矣又曰臣俄聞過々々之教不勝欽歎今年異於他年
以言獲罪者一併蕩滌俾有以淬濯自新是臣所望也明欽
又曰凡進言者其言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用何必遽加斥
退耶 上曰從當講定為之命東宮侍坐講孟子令明欽講

文意仍曰睿姿高明非可仰勉而但凡於燕處勿太修飾如
何 上曰善哉 上命明欽起坐而執手勉留之左相洪曰
儒賢入來風雨之日變為和暢誠異事也又曰臣初見賚善
氣稟甚純便凡於奏對必公平矣 上曰稟既純朴若留則
必多務式矣明欽退後 上曰儒賢誠善矣左相曰然矣
上仍命食物柴炭題給左相曰以言獲罪者可放者放之亦
為待儒賢之道矣 上曰然左相曰徐有元可放矣又曰朴
致隆此人不足責未知如何 上曰此人欲誤世道矣左相
曰此非其所自辦其指喉者非矣左相請金時繫事 上不
許左相陳柳懿尹著東徐迥修事 上又不允 上命黃景

源給牒左相曰又有一人韓翼蒼也 上曰韓事不過出於一滯字矣左相陳趙榮頓事曰終不可棄矣聞今則頰和平銳氣亦拙矣命內移傳曰今日經筵官有所陳而所重在焉關係莫重金時榮尹著東柳懿徐迥脩俱不可論朴致隆雖無所重事閔宗國李顯重雖非迂言易經所謂開國承家少人勿用者也此六人外徐有元不顧其君不思乃祖心雖無謂柳匡國不足深罪并放送其侍從中刊板刊名者并寢其命改正削職者并蕩滌黃景源關係亦重不過迷暗所致特為給牒韓翼蒼去年之舉甚昏也滯也其在嚴義理關係世道經大赦不宥此已懲矣給牒叙用尹熟所為關係義理亦

雖無狀究其心年少所致方長不折特為放送本質難棄而補外過當鍾城府使趙榮頓特為內移二月二十日

李養源曹命采事三月三日

大司諫李潭啓曰前掌令李養源學術不正已被彈劾罪人秦考追奪官爵之後與之結姻可知其義理滅絕倫彞數敗况今旌招之命混及此人請亟改正抄選仍收敦名之命依啓曹命采所供全欠白直既經薄竄而等司堂上中批特授允涉過中請寢特除之命 上曰其心無他今啓無乃已甚不允避嫌而退

宋明欽還鄉事

三月三日是日大風幸常明欽入時畫講

同經廷黃仁倫特進官朴相德承旨

權導玉堂李得培朴師海史官洪檢韓後樂

明欽言宮家所受太濫宜減省又言

宗廟宜用酒向者臺啓梟示之律導人主殺戮且尹九淵犯禁在於令前而挂殺之宜罪臺臣以謝其愧又言金時祭尹著東徐迥修宜放釋之上并不允辭氣嚴厲朴師海言山林言雖狂率宜容之明欽曰臣但奏己之所見如此耳非欲上之必行此也上乃勉留明日宋出城還鄉止東門外以未盡之懷上疏而去其略云殿下之志不能以唐虞三代為期為學不能誠正格致為要而天質既高見理甚易神機獨運迥出尋常羣下莫能窺其際惟趨走承頓之不暇以故巍

然自聖低視一世意之所命便為精義言之所發即為成法應事率多牽合穿鑿而徒據先入之見以為之主又往往以口奏一事為從違之節夫口奏之舉固知出於聖上羹墻之孝思而其禮初不見於經傳漢時陵寢奏謁先儒猶其譏瀆况於清廟肅穆之地燕居應接之際輒行無稽之禮使天下後世疑殿下於率情失禮之歸豈不惜哉人君正心之道去偏私以復天理之公如係慈婦寺偏愛私藏則將見公家之有盡入私門留情近習私厚姻戚則將見命德之器盡歸私人而詩人所譏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婉乎孌乎季女斯飢者也推是以往百事皆然夫為人後之禮本自嚴重後世此路

漸廣離合隨時父子未定有識竊嘆久矣向來沈一鎮家事其傷倫理傷風教尤有甚焉聖上處分雖出於敦嫻存亡之盛意獨不念其貽累聖政大關後弊乎宜追如故正著為令式其有更援此例者屏諸四裔不齒人類以存大防有不可已也答曰寡躬闕遺頂門一針今方自強噫心雖在於赤芾何不顧乎本事謂曹侯不當引以況之在下者不當忽看者在上者其何以介意沈一鎮事宜為敦嫻所重在矣又曰一陽日拔木之風乃是驗於今是宜爾過曉世之由為爾惜之又傳曰宋明欽之章大是異事關係君君臣臣之義諸臣若以赤芾搯捱則此國不國臣不臣又傳曰在外抄選或令偕來或不偕

來事涉如何金元行偕來史官使之入來

前此二月二十七日

九前參議申暉掌令洪啓能李養源前持平崔再興金亮行前諮議宋德相并遣史官行傳諭使之入來又遣史官傳諭工曹參議金元行使之偕來金申啓書

源改三百年古制乎兼輔德問議事置之

二月二十六日宋明欽再入侍言朴

聖源以諭善有功於世孫講書宜充講院官命議大臣如出兼輔德一負以充之

領相申晚上疏月

十日臣於宋明欽之疏多難安而既蒙延教雖不敢引義自靖而當初旌招之請臣實累陳不幸事端層生以致恩禮不終莫非臣妄請之故此臣之罪也其疏斷章取義豈敢一毫有他而淵衷激惱至有不敢聞之教以殿下天地之量獨不容一明欽乃為此過舉耶答曰宋明欽事決非此人所為百計

伺隙之輩百般恐動釀成此事今當自強以喜聞過為三字
符么麼曹侯何累於予三百赤芾何關卿等白首暮年不忍
挾摘文字然命讀詩章左傳專在於意欲存君君臣臣之義
林下讀書亦豈不讀左傳察其心則無情究其本則有焉是
日工議金元行上疏辭職不至批答而許適其職正言金樂
洙上疏三月十日言宋明欽事請還收前後下教以光聖德朴
聖源之無補德寢議事及金元行史官還寢事并乞還收又
請還收洪啓能還給其章之教答曰放恣明欽啓能其誰參
酌此等恠鬼之類決不參酌其疏給之亟施刊板之典以嚴
君臣之義朴事亦官制也一臺臣焉敢于預

進善洪啓能上疏

癸未二月十一日

儒賢之來垂拱之奏微發其端溫粹之天漸不如初殿下積
誠招致者不過一再接面握手而止君臣之間豈不交失其
道而初不如不招之為無事也言之不從斯可以止矣今又
繼之以怒挾摘於文字之間漢之周昌面斥其君以桀紂而
漢高欣然一笑何嘗如今日之激惱示不廣於人耶丹朱尚
矣殿下亦知其無損於舜而自桀紂以下無往而不可引今
曰在桀紂則可在曹君則不可殿下許之乎罪不在此而怒
在於此大聖人誠正之學果何如也先正之奏知無不言之
無不盡後人之奏一味雍容其所為言綿之如地底殘陽亦

可悲矣先正之春謂同春引此殿下乃反摧折不遺餘力且以勉明欽有上教故云大風無心何知儒賢方其言未出口則君臣動色相喜曰儒賢來故風亦和日亦和及其開口而有言則又以為風亦惡日亦惡何天道感應之速如此耶殿下反躬修省則風斯正矣疏入命削仕版玉堂嚴獮等爭之乃命宋罷職不叙旋命罷職既已寢之傳曰乙亥以後義理正而衆心同予則曰革面故其時口奏亦何樂為亦為世道苦心也舜豈若丹朱其勉則愛君也因念則為桀紂之猶戒何足道曹侯而人臣事君由於公則忠也挾私則不忠今者招儒臣豈為觀瞻林下之士亦不脫俗噫心無二用若曰何以教乎導其君何以

屏諸四裔陳其君乎

謂宋論沈家事屏四裔之請與前所陳何以教乎言相反

既曰大風

無心則亦何曰感通之速乎觀其人

宋謂

決不為此而抱拂鬱

者公然衝動釀成鬧端惜乎山野讀書之人腸何不剛營護之心雖緊國初待儒林有次第昔已熟聞在堂上以下則稱儒臣亞卿以上則稱儒賢而同一抄選稱彼曰儒賢則我亦儒賢乎噫天豈無心風亦豈有無心此弊若流王氏三不足畏之說必陳於前矣噫頃者之章宋謂語雖不審予則曰無心今者之章洪謂特書曹侯此則有心不耐黨心敢叱君於曹侯此乃臣分宜嚴處而勘律抄選心常非之此書下送十六日左相洪上疏陳戒優批而領相批答改下十四日傳曰彼山

野之人非漢之四皓唐之李泌雖以惜鳥卵之義不為處分
在下者非徒不請何心營護甘心營護者只愛其人不顧其
重凡事既了之後隨而止了亦道理然矣咸聽此諭勿為訛
聞其若紛紜宜治其本勿犯邦憲十五日傳曰彼雖非矣我
何為非自挾于心修撰尹勉憲嚴璘所奏嘉之前後下教特
寢之仍答洪啓能疏曰彼雖無心今何有心此等之習非予
所望於讀書之士寔予之愆

大學捲堂事

三月十九日

大學生員朴徽鎮等上疏言宋明欽徑退禮待未終洪啓能
疏批久而始下金元行之偕來史官仍命撤還士林缺望宜

盡禮招致之正言申益彬上疏言儒賢之去大學宜即上疏
而累日之後始乃草草塞責於是館儒皆捲堂不入書進所
懷讖斥益彬上疏避嫌允

前執義金亮行上疏

四月十二日

臣之賦性本甚褊急不堪隨世俯仰故甘心病螫自量甚熟
故耳前贊善宋明欽造朝未幾蒼黃迸退而聖上累下未安
之教夫以明欽之溫潤息惻而其言猶不能上格天心如臣
褊急尤當如何其必徒惹一聞有損國體宣細故哉顯廟之
世先正宋浚吉隨事陳戒言辭激切以冀君上之深懲痛省
古君子立朝事君之道有如是者今明欽之所陳其視先正

不啻委曲而聖上過加疑阻不賜優容自此草野之人必無
敢言只得含默承頓而已答曰今者儒林本世臣也與巢許
四皓有異略示微意焉可已乎於爾之道其宜自修也讀書
山林其何燥乎

司書沈勗之上疏

四月十一日

洪景顏疏駁沈後沈為司書乃上疏曰臣之忝通說書趙載
洪入銓時謂臣言論之嚴於懲討而力主之臣於昨夏首發
載浩兩啓其後濫叨瀛錄所謂化身指此也至於瞞過擬望
之事臣曾以吏郎累入親政而西銓望草則非臣所知若其
恐嚇銓地之語臣於被論之後再擬諫職館職所謂不即照
擬者何其太孟浪也臣於景顏本無恩怨而攻擊至此人皆
曰見肺肝今義理嚴下淫朋快消之日為此眩亂專懷報復
之計竊為世道深長慮也答曰景顏挾雜照燭無餘其何擿
捥

鄭昌聖事

四月十七日

昌聖為東學教授課試以著書五千言為題同經筵黃仁儉
言曰學製詩有詩書闕里但芻狗之句而取以居上事極驚
駭老莊語為題有禁令而又取此等句語其在正士習慮世
道之道不可置之請教授罷職依啓

李邦一馬事

四月

邦一以馬事歸之李益炆至是四月十日李子聖圭為修撰上
疏曰邦一即臣舊日幕屬也嘗借臣家之馬而馬死後送一
馬償之臣父不受昨冬邦一又送一卜馬此非賂駿者而邦
一及為粧撰歸之臣家且駑馬相酬非可諱者乃惡其漏傳
杖殺牽夫何哉隄馬上來之說發於賓廳公會人皆聞知至
登臺啓則邦一乃欲掩其納賂之迹吁亦痛矣臣父方在苦
塊不能自暴臣敢一陳之答曰覽爾章二馬之外又有一馬
宜直陳之聖圭又疏曰賂遺之跡本自隱秘臣未能目見其
的送某家雖欲鉤探亦無由也 上乃命拿問邦一邦一對
以但送卜馬李家無他送賂處命嚴施威更問邦一乃言舊

乘隄馬永興時送給其妻三寸具世仁者而已 上乃教具
事如此亦無他馬但以渠之故重臣受誣又殺無辜官奴邦
一定配聖圭以陳章不審罷職

福平君種事四月二十五日

傳曰癸酉年義宗兄弟給牒時肅朝前福平君種一體給牒
已卯又命蕩滌庚子後我皇兄亦命給牒即予嗣服又有此
教伊時未諳本事故三人給牒衆皆給牒而遺漏令該曹依
前後下教舉行

徐秉德洪準海事五月九日

持平徐秉德上疏儒林疏批宜改下以釋士林之意謂宋洪等疏批

答曰焉敢挾雜况事關義理何敢護也三月二日至是徐為正
言復上疏嚴教斥補連源察訪大司諫洪準海上疏略及之
命巨濟投畀又教以掌令禁通之後持正通猥雜吏判韓翼
暮罷職洪事還收

宋宅休事 五月

執義李命植啓日前備邊司郎廳招致在家僧尼之賣唱道
路者於本司公廳恣意昵聽不正之聲他各司郎廳亦有招
聽者請備邊郎搗發汰去他司郎亦令自首汰去依啓於是
自政院發令各司自首久之無應者該房承旨鄭運維罷職
乃下教曰茲事不過汰去而今至多日終不自現事極可駭

入侍下問乃宣惠郎廳宋宅休云即為拿處口招以奏是時宅休

與書相親承旨言入直時果有僧尼入門即此退云云其後承旨入侍因下詢發告焉 宋置對不服

上判付曰以士夫為名渠雖不招擅入其時渠既入直勿論
招唱與否渠宜自首而終不肯事當遠配而與招唱有異參
禮驛徒配其僧尼珍島郡為奴婢

思悼練時下教事 五月二日

傳曰與戊申孝章世子喪 有異諸臣已無服昨年百官進祭即義
起而自練除百官只二品以上行禮其中曾經春坊桂坊僚
屬進祭事分付既無外班僚屬無職名人付軍職

尹汲事 五月二日

尹新為吏判乃以領相申晚子光緝首擬於初仕之望下教
罷尹職蓋以其初政即用大臣子非公正之道也於是申引
入不出屢教起之

尹素以峻議得清名又不得掌銓至是始入曹乃以此蒙罷聲譽轉衰

副應教洪述海疏

癸未六月十五日

我聖上復政之後尤益勤勵將揖之道保護之道惟恐或疏
職在藥院尤宜洞燭益盡誠意而日前動駕之時薰炎方酷
煎侍湯劑職則當然而嘗藥之節初不致意問候之際徒然
勸進及其取入有命則乃敢微辭仰對噫既不監煎何敢煩
請連夜並直責任安在自今萬事莫急於保護聖體而調藥
之不誠如此羣聽驚惑歷日愈憤此而不罪將何所懲其時

內局提調亟施譴罷之典以勵臣分當該首醫拿問嚴處斷
不可已也茲事所重有在則臺閣之上宜有欵正之論而尚
未有聞尤不勝駭憤也於是都提右相尹東度提調吏判李
昌壽提調都承旨韓光會皆待命金吾納命召即命還給勿
待命仍召述海領相申晚領府事洪鳳漢 上問述海何為
論大臣及久而始言耶對以非敢論大臣只斥提調吏判耳
且臣初聞此說久而得其真故至此耳 上乃教以述海挾
雜傾軋日久揣摩而為此命削職藥院提調亦並罷職其明
日命尹叙用復拜右相李昌壽韓光會亦叙復李為判尹韓
拜大諫右相堅不出屢召之乃待命金吾命入侍乃出仕

藥院

舊規未命下前不敢煎藥以待若無命而先煎則其法絞前
春申晦不知此例先煎以待故供疏引之然申亦自以為誤
也今皆以為非云承旨李潭獨
啓斥尹上斥潭不難久不叙

鄭汝稷事 癸未

六月二十九日次對左相洪鳳漢言前長城府使崔弘輔妾
家私釀酒發覺南部官嚴球捕而笞之其妾耻而投水死
上遂御門拿入捕將鄭汝稷不能禁酒決棍充軍南陽府嚴
球以不奏而笞人妾有關後弊定配南中捕廳軍官等沙場
決棍仍奏以此等私釀皆出於人家妾人凡士夫畜妓妾者
令部官一一查出現告又令諸道臣狀啓相照驗得皆刷還
本土其妾之有子者則勿刷也既而弛其禁不刷鄭亦解還

趙甲彬李匡師事 癸未六月

初壬午六月正言柳善養發啓趙甲彬以泰億之子其父追
奪不思自戢乃敢出入城闈與尹光紹相結光紹以與嚴漢
相親連於趙載
浩之獄定
配新放請遠地定配至今年六月 上以甲彬事乃一邊
人疑阻之致且尹光紹既已見放不宜連為一啓命使傳之
臺官不從而連啓六月六日大諫申暉入侍連啓而改其辭
拔光紹事欲以承 上意而專意於甲彬也 上教以苟且
彌縫申乃避嫌命適差而連下嚴教承旨李 言 聖教之
太過命李罷職後數日復拜大諫李上疏陳本來情勢不入
命罷職以洪梓代之獨入連啓且曰臺啓停不停乃在下者

之職其從不從在上之職不可下侵臺職遂命下獄勘律既已命削出又除校理洪樂命為獻納洪亦連啓亦命下獄於是掌令鄭恒齡入而傳啓也諫院又有李匡師鞫問之啓蓋以真儒之姪有可問之事也 上以為匡師元無可問之端亦命傳之乃除承旨宋文載為大諫入侍不傳而連之乃命削黜後數日命配大靜正言鄭昌聖上疏曰臺啓傳連有非一人之私見自是公議之攸定雖以君父之威尊其不可屈抑而指使也明矣假令為臺臣者迫於嚴命怵於罪戾奉承聖旨出而強傳則雖快目前之收殺實開後日之弊源此豈細故哉况此院啓非因疑阻而發且關乙亥之獄向來諫臣

之謫傳不可執法之例論而或黜或罷尤罰相繼與當初所下傳連付臺閣之教有所運庭臣實慨然命配海南縣七月四日行朝叅傳曰此時乏人宜循常例惟有確者金始煥申近李塌閔百興承旨除授又傳曰金華鎮不思乃祖乃父削黜承旨時論趙甲梯事逾差傳曰父不能教子君豈無飭洪啓禧洪象漢述海樂命之父削職傳曰雖有揣摩挾雜私意者洪述海也不體其君不有其父者金致讓也並削出金嘗劾救洪述海傳曰前承旨李潭予謂此人決不若此氣之所使舉措可駭並削黜傳曰苟且彌縫不有其君者李心源也為大諫連啓甲梯 兪勉從後強為引嫌者李獻慶也不思拜昌舉措荒亂者鄭述祚鄭入侍嘗奏勉戎之語

上起謝之三作機關幻弄其君者洪樂命也所奏無嚴手脚忙亂

者鄭恒齡也並永刊侍從案勿限年六鎮定配傳曰所引曹

侯雖不足介意三百赤帝其心不正無心風說慢天極矣且

其所嗜語涉無倫宋明儒請宗廟用酒引思其所嗜之文身為銓曹當備擬若

不点下之說焉敢奏於前席吏判徐志修削黜下禁府處之

前數日吏判徐入侍曰山林之言雖過不可棄之當注擬若銓曹擬望而不上落出則是銓官得其名而君上受其過

矣上曰試注擬而絃韋在予矣傳曰備堂下教後陳劄擗

捏猶未不可納符處城外其涉駭也領相申晚罷職前數日命次對

不參備堂則黜願相以臣亦不參引啓出城納命召左相命招卜相金相福加卜拜右

相李昌壽拜吏判兵判南恭齊罷職李之億拜兵判即令出

謝乃出謝七月五日安兼濟以正言入侍請還收二日以後

批旨過中者依啓宦師事停啓

曹命采事

七月七日吏判李昌壽參議徐命膺開政吏參望不錄曹命

采曹以昨年就鞠時不直招臺啓遠配新還吏下教吏曹望

判韓翼暮板於吏參望而此時罷散在家有落漏者更擬以入吏曹啓以曹方罷職不得擬命即叙用

而擬之於是李徐聯名上疏曰天官長席為任不輕其擬其

拔自有公議臣何可遽然泛擬於久停之餘乎求諸政例未

有此例不得不陳章云命昌壽海南命膺會寧授畀特命曹

命采吏參尹汲吏判沈履之以大司成除吏議韓翼暮以枳

曹劓職徐方為通信上使將以十五日發行遂拜水原府使
鄭尚淳為上使又傳曰山林雖不本於朝臣其亦不為頃者
金華鎮所奏必有苗脉今覽李昌壽等疏其窩可知不可不
嚴處金華鎮定配倍道押送

酒禁弛一律事

七月二十三日持平具序入侍言犯酒梟示太過宜減死定
律上初命大釀執贓者具格正刑瓶罌之屬考其贓之多
少待時而殺之二十六日命大臣以下百官入侍資政殿詢
問傳曰近四十年臨御所深戒者一殺字也今不能禁酒而
反樹一律垂裕後昆非體昔年欽恤之意亦非嚴酒禁之意

其欲捉納者豈可無酒此不過正律令其人不忍捉納也一
欲摘奸而今日得一人又得一人瓶罌之屬皆將懸首故今
猶舍默自今以後名為士夫而犯此者終身免為庶人不齒
縉紳不許科宦中庶勿限年邊配終身庶民以下勿論軍兵
初犯嚴刑一次再犯刑二次三犯嚴刑三次勿徵贖京則限
己身為各司奴婢多釀則以大甕為定此則勿論士夫中庶
限己身島配庶民以下絕島為奴雖大赦勿論捕廳譏察法
曹減律依前下教舉行多釀捕捉人加資不捕納捕校令兵
曹決棍不為指示任掌令秋曹嚴刑事定式施行內司四宮
犯此者令該司該宮現納其或隱匿現發該司首書負該宮

首任邊配分付晦日傳曰飲酒軍民初則刑推再則刑二次
三則三次其後復犯者雖十犯與三次同篤老者金贖士夫
中庶亦同而並金贖限己身禁科宦於是益縱捕校捉酒得
百餘人間有兩班人見者初四日 太廟動駕命五部湏逐
都民觀光者及市民皆出城外後數日正言安兼濟入侍請
令市民還入依啓

沈一鎮事 癸未

八月一日常叅時領相洪啓曰沈一鎮自 上處分之後已
作無故之人而銓曹所當甄用而未免遺置其子尤有異焉
尚不叔拾當此廣收人才之時不可如是銓官推考今隨窠

檢擬何如 上曰一鎮令為平人而若是滯擬前後銓官重
推嚴飭是日吏判金陽鐸政擬一鎮於該司首望

姜世胤給牒事

癸未八月故姜世焜侄倅為九日製魁賜第領相洪鳳漢請
為其叔世胤給牒 命禁府查啓判義禁洪啓禧啓曰戊申
三月賊招言利川府使姜世胤安山郡守李光纘相應云四
月世胤納招本府議啓以為世胤其時捕納任賊瑞虎則似
無與賊相應之端姑為仍囚李光纘無指的隱問之端亦為
仍囚蒙允六月酌處教以兩人皆領軍赴陣世胤則庚寅因
科事下教由盡當無附賊之事並定配光纘則乙卯蒙放叙

用世亂則以逆賊鄭世胤同名之故臺臣誤因發啓久而始
傳戊午蒙放辛酉身死矣 上曰一體給牒叙用掌令具壽
國啓曰此事雖如此臺啓既發又無䟽決之舉而無端特釋
不可請還叔前命不允

呈券定式

癸未八月
二十六日

傳曰塲中早呈之弊近者特甚至於監試先呈甚至於辰時
申牌後塲中無人云若此而何盡其才乎此由於試官未明
前懸題取其早呈而然耳此後親臨庭謁聖外大小科初會
試元定時前期二時叔券官入後呼呈然後乃呈其前呈券
依限後例勿施五句以上純同者勿論主客置之落科若不

遵行試官施以科塲用情之律

犯釀人事

癸亥九月
二十日

傳曰犯釀人金汝南子金弘毅身為士子以清白吏金斗南
之至親居京城犯釀特教之下又敢隱諱依定式舉行後並
與其家直其子逐送捕捉將校加資當該任掌各刑一次囚
一朔乃放部官汰去判尹罷職

臺啓事

癸亥九月
二十日

領相洪 所啓近日兩司無傳啓之時朝紙不以為錄出宣
廟朝邸紙兩司無啓司之日則以無啓書出臺官去取之不
可濶畧如此今後兩司初不詣臺則以無城上所書出詣臺

而無所啓則以無啓司書出朝紙凡朝會應入侍之員則以無入侍書出無所啓則亦以無啓辭書何如上曰依為之

大小科面試事

癸未十月十三日

傳曰科場不嚴請面試者多予意士習雖不正豈忍為蹉跎之事乎不從矣至於賣題今初始聞監試會試買文闈入事極寒心今當小科放榜大科會試之日若張大元柳東顯之類買文其或冒濫何聞隣國小科會試人當先親臨面試題則當從入格為之試紙用大紙密封依庭試例為之當取次下以上大科會試後亦依此例為之十月十二日親臨勤政殿舊基設布帳各處一儒使之製納仍親臨試所傳曰

今日下教中大科置此云云伊後思之殿試亦面試不必復行而試殿試時嚴其規會試人各處一布帳直赴人同坐殿中製呈事分付既畢試傳曰今日面試時白文呈納者八人其中豐基李光宅公州徐重協驪州黃仁淑趙龍鎮安峽徐致弘以換手不文自服依續典限已身充軍京居權佞白文呈券使昌平鄭晉煥履煥族保寧趙宅鎮慈仁郭漢機既呈白文詐為匍匐之樣稱病欺君為先拔去下該曹嚴問口招金堤金潤瑞身知舊闕之名而以輿臺之言俗稱舊闕為燒火闕奏對拔去洪州金梯行時繁侄大昌朴宗喆舉措殊常現捉摘奸雖不無稱寬而莫重親試不佩戶牌亦拔去又傳曰面試未入格

者雖應在拔去中而元百孫鄭彥泰朱寅煥皆以未成篇林
寂遠以舊賦書納拔去並五年停舉又傳曰今番文科殿試
時只會試人入接處依生進面試例各間設布帳鄉軍各一
人守之十月十九日文科面試後並引見而罷

小科面試時
事出倉卒而

適當日暮諸生多有奸者只鄉儒若干發覺
京儒則無見露者且其文但取湊句無完篇云

濟州諸賊親鞫事

癸未九月罪人來復連啓允下遂捕至親鞫罪人沈來復
鼎行之侄益行之子為奴大靜與同邑緣坐罪人等謀不軌
潛逃越海推戴逆壘事處斬其所引罪人趙榮得憲彬之子
泰耆之孫為奴於大靜居處衣服以兩班自處取官妓作妾

即月中梅與本守曹敬修為友壻又與緣坐諸人十六人謀逆處

斬罪人柳東渾弼垣之子鳳輝之孫與榮得往來親切自歸
怨國之科大逆不道遲晚處斬大靜前縣監曹敬修與榮得
為友壻官人點考不肯親為工房雜物互相換用官穀亦移
給因傳教正刑罪人雜物故罪人至復緣坐處絞罪人李
陽祚以明祚之弟拿傳曰陽祚逆賊之弟其時酌處可見寬
乙亥典今因臺啓雖拿來無更問之端意欲酌處觀其文書
及供辭書輒念佛語皆佛語此非但逆種即一陽間一恠物
正刑罪人李翼佐巨源之孫運和之子尹光毅之外孫以與
榮得親密怨國其祖以逆帝教書正法其父緣坐處絞之稱

為曖昧處斬罪人李昌翼父光躋祖彥緯以與逆賊尹光吉
結婚誣人惡逆罪處斬罪人尹得明聖時之孫與榮得東渾
等聚會怨國以其祖與逆鏡同被逆律多出怨言大逆不道
處斬罪人權哀父攝祖唐外祖尹志益以古名臣之後為逆
唐孫緣坐為奴大靜與榮得等怨國大逆不道處斬罪人元
德紹刑一次與翼佐得明面質因傳教放送罪人崔州民
彥杓謀逆知情不告處斬並十月初罪人李能孝直濟之子真儉
之孫為奴大靜與榮得東渾等怨國榮得見昭鑑以為所載
其祖之罪目與本事不同敢以昭鑑為非已亦謂然而相與
酬酌榮得又為數年內渠等當致富貴而常抱不測之心爛

熲同叅處斬罪人夢鼎正觀運海志濟海因傳旨正刑天求
鍾城府為奴前執義李壽鳳差濟州慰諭御史仍行本島試
才十月十四日金商門殿座大會朝臣儒生頒教文畧曰此
獄實由於來復以凶逆鼎行之侄緣坐投配於耽羅與榮得
等七賊相結榮得泰考之孫東渾鳳輝之孫得明聖時之孫
翼佐巨源之孫能孝真儒之從孫興孝之弟至於志夢鼎惠
之弟侄尹惠即志之弟濟海運海一鏡之侄正觀天求之侄及翼佐
哀維之徒皆附七賊怨國謀凶陽祚情節亦難掩來得七賊
乘夜訪堽殆若德政之密探垣意敬修與榮得為友壻若非
德紹何以至此所可幸者一允來復之啓而逆狀盡露自此

國是尤嚴義理益明矣大小臣僚同寅協恭輔我邦家王

藝學

洪啓禧
製進

大憲南秦齊所啓罪人堦以逆坦之弟推為逆魁之

說出於來復之招未及究問遽命島配請還叔前命嚴鞫得
情大司諫洪重一亦啓請並不允旋義緣坐罪人陽復以來
復之弟補以醫術往來堦家謀凶因臺啓鞫問依啓又啓康
津安置罪人李匡師直真儒之侄親密逆志父子累出賊招
乙亥酌處已是失刑其書辭中雖有戒飭能孝之語而不可
以此容貸請嚴鞫不允此後以堦事三司連啓不允十六日
傳曰予雖不允三司之道既已傳啓無端以撤頒教之後其
猶泄泄不可無飭合啓散去三司並罷職於是大臣及三司

連啓不允既已堦在獄物故傳曰與他固不同勿為檢驗大
臣三司復請依法處斬以申王章以宗室故不允大靜座首
姜翊周以榮得妾官妓月中梅之父拿來刑二次鍾城府發
配月中梅亦受刑黑山島為婢既已因臺啓翊周自鍾城拿
來杖死其子則處斬大靜前縣監柳一章臺啓以為榮得交
月中梅翊周以是告官則一章謂官奴與官婢奸通乃例事
而不問又一章潛奸榮得之妾四寸則必有別般隱情請拿
鞫 上令本府設鞫嚴問一章口招判付云所供與翊周有
異而戊申功已知矣特為罷職放送又臺啓陽復既是鼎行
之侄來復之弟則請令捕廳更加嚴問依啓榮準榮詰各刑

六次直招後並物故

趙載敏事

癸未九月二十一日

親鞫時 上曰頃者尹光纘出陸時領相以趙載敏事陳達矣諸臣各陳之領府事申晚曰載敏當初酌處可見罪名之不至深重况東萊懸板事乎致云懸板事亦既查行而清脫合有叅酌矣領相洪鳳漢曰此事臣既提陳而懸板因其嚴斥而不揭至於破片故臣常原恕矣左相尹東度以姻嫌不對右相金相福曰古相閱百祥曾經東伯知懸板實狀欲一奏而未果矣 上曰載敏減等放送

趙甲彬事

癸未十月三日

正言李澤微啓曰鳳輝之逆人孰不知而趙甲彬以其亡兄趾彬之女許為輝孫東渾之妻而主昏結姻今當治逆方張之日東渾等既皆仗法請甲彬拿鞫嚴問荅曰莫知乙亥先後依啓禁府啓目趙甲彬口招云云反覆嚴問泛稱遲晚上裁何如判付觀其所供可謂無隱事在癸亥宜用叅酌而當初結婚於東渾昏於義理刊板放送

尹光纘事

癸未八月

傳曰尹光纘事予已洞知尹光紹往者所遭可謂毛將焉付者此人兄弟任之久矣且知本事不耐惻隱巨濟島配罪人尹光纘出陸減等光紹無碍調用癸未八月十三日明日吏判金陽

澤首擬工議光紹出謝十月二日持平李益 啓曰逆賊聖
述以書偽贈於戶籍伏法而尹光纘五式年京籍八式年鄉
籍皆書偽贈科場皮封亦書偽贈諉以闕失情狀巧惡島配
累赦一不舉論請還收放送之命不允領相洪 啓曰臺
啓以鄉八式京五式俱書偽贈而臣聞只是一二式而秘封
亦皆不書云矣 上曰若此臺諫寒心矣更令考籍以奏十月
三十日 十月七日持平任一源連啓 上曰此啓不書之皮封
謂以書之一帳籍不察謂京京五籍鄉八籍今者考奏果有
一番餘皆父籍以父不察推及其子非王政所為不允

首髻復舊事

傳曰髻髻之弊甚矣衆請較正故幾巡詢問至於親策無他
美制故從宮樣較正遍行於國中又有猥屑者陟降為何如
我慈聖之心亦不以為事體決不然乎靜以思之非徒紊亂
不覺慄然今日復為詢問一宰相之言起予心焉此後令復
古制有此命之後並與加髻而復舊則非予之意此後加髻
務侈之類當以晉唐揚州之風待之讀書士夫豈忍以此風
辱婦女乎以此曉諭中外

金應淳事

十二月
十二日

吏判黃仁儉新通金應淳為諫長以趙榮順為副通領相洪
鳳漢於公座言趙為先進宜首擬而却倒望也金時已出仕

行公聞此言上疏辭職答曰爾章心甚訝之問於大臣則大臣無此語而不過近者諫長望當通者有裕酬酌云以此推之以蹂競之意強引此酬酌以倒望二字浮曉一世其人心術其雖不美

謂此言之人

此言既本無於爾何有終違牌罷

使臣乘轎事

傳曰使臣渡江狀聞中既禁乘轎則所謂轎子扶軸之名極涉駭然而轎若隨去則事極寒心故有查問之命令覽狀聞轎雖不乘其果乘車云此除後馬而有輪之轎也勅使非徒不乘雙轎雖清人轎亦不乘故禁其轎即令乘馬往來者此也此非我國新法即一遵啓文而申飭則肆然乘車鳳城守

潘陽將豈不為駭若乘于北京其曰遵啓文乎我國之道其

宜自列使臣待回來施以沉竄之律義州府尹

元景濂

沉配道

鄭弘

為先革職將

查狀具由咨文禮部之意令提學撰

進後令賚咨官倍道赴燕所乘車焚於彼中以來事分付

三使

臣順悌君烜洪名漢李憲嘿

又傳曰使臣禁轎而許乘馬耳車之一字予

無所聞灣尹只憑私書造車以給尤駭也使臣江頭乘馬越江乘車其所取便尤難道遠配渡江後並仍其配以徵其後

癸未春勅使出來以馬獎有皇詔勿乘轎故今使行命乘馬使臣以遠路乘太平車以行故有是命及咨文入北京皇帝乃仍前乘轎也

朴文純事

癸未十二月十五日

海西儒生朴弼時等上疏大槩敢陳先正文純公朴世采受
誣本末冀蒙裁處事入啓 傳曰予之苦心四十載一種甘
心舊習者拂鬱于心頃者致祭于文純公先示予意庶人柳
慙不滿于賜祭較正儒賢其涉無據頃因圻海諸儒之章召
見褒嘉仍示慨太學之意 鄉儒皆請從享而館學儒生不上請故 今者諸儒之
章如此招䟽頭命讀太學四學掌議悖義綻露無餘自嗣服
初斯文事飭不令推上今者無倫悖義之語滿腔黨心拂鬱
乎頃日慨太學之教醜辱先正若此黨儒也鄭日煥鄭復煥
韓鼎蕃削名儒籍永為庶人其通文令所在處焚之雖百日
煥先正道學皇極協贊之心其何累哉雖匿名之書嚴飭不

傳已有令甲况登諸章奏乎此無益乎鄉戰也疏頭朴弼時
限十年停舉 是時鄭韓等通文謂文純為小人不合從享 又傳曰此後勿論京外
凡通文者當該儒生永為庶民不齒章甫聞此而不施以此
令之大司成以制書有違私律施行

金履復事

癸未十二月二十三日

獻納金會元所啓沔川守金履復莅任以來專事不法本郡
民申男打傷其父與兄至於碎頭其父告官則履復捉囚不
一杖亦不報營仍為越獄逃走履復置而不問且昨年荒凶
富民租勒徵者殆至四百餘人使官屬直入其家侵漁浪藉
又使境內富民質納穀物減價責納今年春還米以厚直作

錢中間消融大同田稅親自上京作錢江上又以廉價分給
民間使之待秋以穀備納臣今番上來時歷入見之詰問則
履復不得自明如此不法之人前道臣李思觀乃反褒啓蒙
賞請申男嚴查履復削去仕板永錮其身道臣罷職依啓後
數日領相洪鳳漢請履復拿問欲以卡解履復純獄原情
自卡得釋後為守令如故

尹汲罷職事

癸未十二月
二十六日

右相金相福所啓前兵判李之億以本曹換木不察郎廳不
擇觀之則已多慨然而且以其素相知之市井富漢連差空
闕衛將堂上軍官雖令速職如是追陳欲望聖明難慎任人
上曰罷職又所啓今番都政思陵參奉李德齡本居黃州他
無可稱只以巨富為世指目者也當此初仕擇差之時如此
之人舉而措擬雖未蒙 天点駁物情極矣吏判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三堂上並罷職吏判尹汲參判李
汲參議李最中也金 曰此
乃臺諫之責都政後臺臣並罷職蒙允於是領府事申晚上
疏言狀李德齡本申
都政時申之弟晦妻女之舅
言于尹汲有此擬也 答曰右相所奏為
國苦心卿之泛言亦無心安心勿辭後數日金 又請前
吏判叙用許之

李顯弼事

甲申正
月九日

傳曰近者策問無勁直之言者一自李顯弼始噫予雖不聽
禹之獻戎無若丹朱傲舜受之汲黯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漢武只謂其戇豈不效此而但其心之公與不公而已雖若此為人君但當容其言何察其心此者顯彜之對策用意雖欠美因臺請處分之過故士氣因此沮非裕昆之意夜漏寂寥之時實由油然之教政若鳥卵鳳凰之道也李顯彜特為給牒以示予自強之意

金時粲黃景源事

甲申正月二十日

傳曰噫此一事予心無他即惟丁丑之意更思之昔年聖意我慈聖其年御苑事記有而下教予亦所聞吁嗟今日其雖仰陳想必俯許矣其他事予雖聖執既有此舉使其人終於海邊非此日之教金時粲特為放送黃景源事專由予暗劣

而無他心此後清要之外其令無碍循例擬用

任希教事

甲申二月十八日

任以文官為同福為御史洪述海發其贓命囚南間取招判義禁洪象漢持其招辭入侍判付曰乞郡特除若是濫貪可謂不忠敢犯其贓皆歸于親此不孝况七十兩內八六十兩京封其子行次封物主簿衣資各宅料米近三百兩吏房納官其果供親乎當大歛之時供親猶難各宅料米何忍生心椎殺井牛是可忍也莫重節扇特命封物則所稱節扇匠人其亦飢民粒米艱辛則抑何心貸用乎近二千兩之官錢縣衙食乎奸吏食乎在直都事既已汰拿吏隸既已刑配若不

直招當臨都門烹以此問目施威嚴問禁府又捧招入啓判
付曰三南大歛五邑轉運湖南尤為特甚見穀而何心下手
粒米艱辛之時作錢何心賣爵名帖專在為民雖一張之價
何心入肥今問律文八十貫為一律云希教此五十貫自服
肥已餘皆付他欲免贓律當即為結案正法意亦慎乎裕昆
勿限年遠配蝟島終身禁錮其後勿許清顯

定宗統事

甲申二月
二十日

傳曰禮房承旨入侍傳曰二品以上三司入侍于齋室俞奉
朝賀亦為入侍入侍時傳曰重宗統告由之意既宣諭大臣
二品以上告由宗社之文當製下不卜日以二十二日舉行

再明日當親臨崇政殿頒教教文依昨年以今日告由文頒
布從今以往東宮嬪宮當為心制胄筮烏帽白袍燕居黑笠
白袍而進見之時服衮袍具燕服依前舉行除服一節勿為
磨鍊自內為之事分付該曹二十日御崇政殿頒教曰王若
曰宗統久未定方寸耿耿展謁真殿敢告厥由其畧曰再昨
年仲夏以後為宗國煎于中者少弛然猶有菀結于中者久
矣世事難測關係至重且憶夢中承教者顧宗國之重而覺
促駕來詣臣敢一一條陳再昨年臣意使東宮為孝章後而
未遂其志臣今有二世子孝章雖為兄思悼若無故則孝章
不過順懷昭顯今則事勢如此使仲子嗣孝章順承長統義

理當然彼思悼復號置廟可謂曲盡何敢他意且茲事今不
本此後更有邪辭恠說亂我邦國者於為世臣之道何哉茲
事宋范鎮之忠其言難誠噫辛丑建諸代理已有國朝古事
而亦驅於無臣節之科况此事乎若此故葬日臣特自書其
主使後之臣莫敢容議且今不為此其於將來必有恠駭之
事若此於列聖之心何以小子亦將何顏歸拜乎雖於他日
有所請者必曰有世子而皆早世故隨長而繼云爾則其有
可辭今不為此若有意外之事於宗國何於小臣何且思夢
中承教又將泯嘿此亦不孝此非詢問於下者亦非博古前
例者故與東宮行禮特召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於真殿門外

宣諭此意以冲子某為孝章之嗣臣今仍率東宮詣徽寧殿
諭此意且率往行禮於毓祥宮後次詣孝章宮令冲子拜其
廟修子道小臣將親製其文遣大臣告于宗社自此之後
宗統無中絕之歎海東有磐石之固亦於冲子有思悼廟盡
所生之道於冲子庶可無感而杜後弊保世臣奏及於此涕
沾乎衫茲前本月二十二日祇告廟社御法殿廣布中外於
戲孝章無嗣而有嗣冲子無依而有依奏陟降頒中外國本
大定於今日杜後弊保世臣予之意可垂於百代邦慶無前
舉國均懽霈澤同流萬姓咸休二十三日入侍時傳曰噫今
日次對令世孫侍坐一則正定統之後的來此日其令侍坐

一則仍欲勉飭之意也仍顧世孫而諭焉其畧曰今予使爾為孝章之後噫宗統幾年中絕今乃復續日後若有邪辭恠說或聞起此非徒亂我宗統予何顏拜列祖其於他日若有如朴致隆者言於爾則此非徒不忠於予反貽辱於爾父嗚呼哉復豨置廟於爾父可謂曲盡無餘此後其若有更提此事者此無父無君之逆臣也爾若動於此說此忘祖忘父之不孝也將予此意此宣嚴斥置重律嗚呼二字二字此非道之教也惟仁人放流之不同與中國茲事宣徒為仁人於爾判孝不孝之大端也噫人倫至重故於士庶既定其嗣則雖後有子為冲子此天經之義也嗚呼爾若孝章孝純盡子之

道宗社有磐石之固世世相承可垂千億不然嗚呼三百年宗社於爾將亾以思悼言之爾其曰豈不聞爾母奏予之言乎今至於此是亦恩也云孝哉其言此非徒爾母之心也雖爾父爾見其日光景吁嗟幽瞑若爾母而必戒矣嗚呼爾祖以大義能辦此再昨年爾母亦無間焉而數十日之間爾見爾母與爾祖母氣像少無幾微之色冲子焉敢不思焉敢不思噫在爾之道於思悼墓亦盡子道而守予今日之訓則此墓所隨太室而永垂豈非爾孝且葬日親題主面於爾之道其敢下手海東臣子孰敢容道噫矣云其大若動邪說雖一字隆奉此忘其祖也羞思悼也豈忍為此豈忍為此嗚呼冲

子銘佩于此銘佩于此若是諭焉此與他筵說大有異焉令史官書青史亦令政院頒布朝紙而一本書八一本令春坊書八世孫宮朝夕省覽焉

月課文臣事

甲申四月四日

傳曰今覽月課製述單子無緣不作者至於百數十之多若是慢塞其中在京人明日當親臨製述更外者無緣不進者過祭後禁推過兩月課後當為勘律製述中講經登科者當為分棟以此分付今日五日親臨製述入侍時傳曰三朔限製古例可寬一百五十餘人空然不作可謂寒心故乃有此舉明日當試一文再明日又試一文三考更外者限一朔禁推

過一朔後更製當處分更外人不作者退到人明日來會賓廳承旨受題封卷牌招大提學入侍科次三考亦依此舉行

徐命膺事

四月十日

傳曰因大臣所奏頃者前都憲所懷中有定式二字故下教則雖無下教莫重筵中所奏不敢一字低昂分義當然而予則未察何敢為面目而潤色乎既聞之後其在國體不可無飭此非注書添潤者况其時下教中上於下有定式下於上宣敢請定式伊後追思之義筵中亦以下教則又焉敢若此前大司憲徐命膺罷職不叙當該注書職在記注既聽而泛簡通是溺職初不詳聞而矇然從簡通此亦不職削職伊日

入侍承旨則於此於彼矇然甚矣罷職

初七日大憲徐命膺入侍所懷云臺閣言

雖狂妄勿復加罪請定式云云 上曰定式二字非羣下所敢定制於其君者極涉寒心徐乃引避連職其後舉泰中改定式字為昭示 法式四字故此云

長淵亂民事

四月十日

長淵邊將金姓人貪虐不法民不堪乃相聚生理其人傳曰千餘名作黨成羣作此萬古所無之事以宋祖寬仁之德故因一爭切梟示數百人况此乎今令御史按覆今覽啓聞地上覆苗覆土作塚云尤為慘忍此六囚外白元兌先唱發通身為風憲釀成其亂即遣宣傳官與道臣御史眼同大張鐘鼓咸聚一縣之民白元兌白應允八人回示三匝一併梟首

高掛八竿其餘脅從者貫耳回示三匝後各決棍百度

太丁達文獄

甲申四月二十一日

罪人達孫不喻太丁年三十六矣結案矣身乃戊申逆賊之子凶命者也矣身父以逆賊伏法而姓李其名上字夏字下字或定或徵云而不能詳知矣身以凶名逆種丐乞資生上年逢着者斤萬於開寧水多寺聞知為達文之子矣身亦稱達文之弟達孫以叔侄樣情意相親所藏詩句果矣身所作而既做罔測之凶言又作凶慘之凶詩大逆不道的實處斬二十四日傳曰湖南雜技者類京中士夫間或引進若問樊源非鄉也即京也以者斤萬言之人不過私賤目不能識丁

而浮浪誑惑人皆輻輳年六十不髻雜技說人京外之人稱以信士周遊西南逃命者類托稱其弟倣效其此後觀相占術不齒人類或於此輩者勿許清顯二十二日親鞫時罪人者斤萬更招後刑問二次不服李達文拿來原情後刑問一次與者斤萬面質達文更招後刑問二次不服僧文濱姜就成放送傳曰罪人達文非僧非俗誑惑人心釀成逆丁之效其樣效其言雖然於本事無干連鏡城定配罪人者斤萬殺之無赦者於今事非者斤萬之傳說逆賊太丁何以定法大逆知情非渠當律珍島郡勿限年定配

